

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價值中立」的諸神論戰

——Weber、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

The Debate on “Value-Free” Social Science: Weber, Critical
Theory, and Critical Rationalism



指導教授：鄭志成 老師

學生：謝亞君

中華民國 九十九年 六月 二十一日

沒拿到還得了！^註

世間以八年使一座水庫竣工，而我卻花六年寫成一篇（）論文，如果有畢業感傷這回事的話，那絕對不是總結這六年而來所興起的感動或欣慰，湧上心頭的絕大部分都是苦澀。正確的說，不是苦盡甘來的「苦」，而是自討苦吃的「苦」，前者是努力，後者是放蕩。所以，既然認栽了六年的時間，若仍無法拿得學歷憑證那張薄紙哪還得了？有人或許無法苟同，認為這般心態看起來像是將讀書的骨氣和風尚給廉價了，不過這時候便能推諉到資本主義身上，無論何時，資本主義邏輯能夠為我們效忠的也只有把它拿來當作「萬不得已如此」的藉口來派上用場。但，以我勉強算是個過來人的資歷來說，假使事情的發展在內心的盤算上會走上那樣的道路，不如換個事情做吧！人生苦短。

以上是我個人作孽的部分，以下將要訴說在這路途中各方惠施於我的恩情。

首先，我要叩謝我的父母。自我有生以來的二十八載，沒有一個時空單位是不給他們添麻煩的。尤其在我茫茫的這六年，總讓他們擔心著我不復返的青春和消弱的意志。我的父母是相當堅毅的人，他們支撐起整個家庭讓我得以維持六年的任意妄為；也是內心柔軟的人，他們包容、寬恕我的懦弱並且成為我的心靈支柱。我之所以為我，之所以能有產出，都必須感謝親恩。

再來我要對鄭志成老師和黃崇憲老師鞠躬致意，謝謝他們對我在物質條件上的幫忙與資助，以及不怨其煩的給予知識上的教導；謝謝陳介玄老師歡樂的課；謝謝張維安老師的提點；謝謝大 meeting 的同窗美淳、晏佐、崇真學姊、辛瑩、奇洋不吝時間的互相參與討論；謝謝筱勻和雅徵兩個維持日常社交生活、噓寒問暖的朋友；謝謝靖嵐啟蒙我日本文化之富饒，使我得以擁有對日本文學的興趣，這是我研究所期間最慶幸的事；謝謝佩姣和哲宏的並肩然後各自戰鬥；謝謝碩斌與凱祥老成與一針見血的指點；謝謝春涵的關照；謝謝高中老友。

最後，感謝萬金油、左右手指、頸椎、酸痛貼布、噴劑、三千煩惱絲、歷年 on 檔日劇、日本電影、日本動漫便當、日本小說（推理與非推理）的特別演出。感謝宮本輝、重松清、京極夏彥、山崎豐子。

人生寬闊，再會。

^註 標題仿淺田次郎的處女作《被拿到還得了！》，內容與其毫無關聯。

論文摘要

有一種普遍的情形是這樣的：關於「價值中立」的意思與意義都產生了不同的解讀。在不熟悉文章理路的情況下「價值中立」通常被理解成在科學認識中開除價值，並且將它等義於「客觀性」；又或者將 Weber 的「價值中立」和「價值關連」概念視為邏輯上的矛盾而去質疑「價值中立」的可行性。因此，我的論文首先要處理的便是 Weber 如何說明「價值中立」，這是關於「價值中立」的意思的部分。

再來，「價值中立」的意義所指為何？即，不同的學術立場在他們的理論趣向上是否也造成了對「價值中立」有不同的安置和不同的意義賦予。這個部分除了說明 Weber 「價值中立」概念的歷史背景與用意之外，還加入了在實證主義論戰中也產生過「價值中立」爭議的兩個學派——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從他們各自的「如何看待『知識』」這個基礎去了解他們如何體認「價值中立」的意義。

因此，本文最先由「『價值中立』為何（還）要被談？」的問題出發，點出「價值中立」在不同的學術立場中似乎存在著歧義，於是我首先澄清 Weber 所說的「價值中立」的意思，接著關聯到 1960 年代的實證主義論戰，將其中的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兩者所發展出的對於「價值中立」的討論也帶進來。最後我將發現，即使是不同的理論立場建構了不同的世界圖像，即使他們從不同的角度產生了不同的關注，但他們在「價值中立」概念的討論上最終都回歸到一個相同的關懷，即「如何面對自己所身處的社會生活世界」。

關鍵字：價值中立、實證主義論戰、整體性、知識與行動、實踐、開放的批判

目錄

緒論 「價值中立」為何（還）要被談？	01
壹 Weber 的立場	10
一、Weber 關於「價值」的兩個脈絡	13
1. 「價值關連」與認識	13
2. 「價值中立」與分界	16
二、Weber 的「『價值中立』的意義」	19
1. 對價值判斷做認識有助於認識上的價值中立	20
2. 「理解一切不代表就原諒一切」：「價值中立」區分兩種邏輯	21
3. 學者人格：「價值中立」與研究者的專業和職責	24
三、小結—「價值中立」確立經驗科學的外圍	26
貳 批判理論的立場	28
一、Adorno 的說法：「價值中立」矇蔽了「整體性」(totality)	32
1. 對「對象」的批評：物化了的 (reified) 經驗	34
2. 對「方法」的批評：封閉的系統與客觀性	36
3. 手段 (means) 與目的 (ends) 分離之下科學等同於工具理性	38
4. 「整體性」的認識如何對立於「價值中立」的認識？	40
二、Habermas 的說法：「價值中立」拒絕生活實踐 (life-practice)	44
1. Habermas 批評「事實／決定 (斷)」二分下的決斷論 (Decisionism)	45
2. 「批判的討論」(critical discussion) 得以跳脫「事實／決定 (斷)」的二分	48
3. 「在價值中立的旗號下，同實踐的一切其他關係都黯淡無光」	52
三、小結—「價值中立」造成的扭曲與技術性支配需要被超越	55
叁 批判的理性主義的立場	57
一、Popper 的說法：「價值中立」與開放的批判 (open to criticism)	60
1. 批評實證科學將「理想的行為上的客觀性」(behaviouristic ideal of objectivity) 同義於「價值中立」	60
2. 批判的理性主義的「理性批判」與「價值自由」(freedom of values)	62
二、Albert 的說法：「價值中立」與實踐不相違背	65
批判的理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情境分析與行動	65
三、小結—「價值中立」得以保持知識中的批判性	66
肆 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間的理解與批評	68
一、批判理論批評批判的理性主義：理性的「信念」(faith) 正當化了由技術性知識指派行動	69

二、批判的理性主義批評批判理論：「整體性」之下有理性實踐？	70
伍 Weber、批判理論、批判的理性主義三方比較	75
一、「價值中立」爭論中的概念比較	76
二、「價值中立」形成的三種學術觀	80
三、「價值中立」形成的三種知識與行動的關聯	81
陸 結論	83
參考書目	85

緒論 「價值中立」為何（還）要被談？

如果 Weber 無異是社會學的古典大家之一，如果學習社會學知識無可避免的要遇上他，那麼「價值中立」(value-free)¹就會是這條路上其中一個關口。什麼樣的關口？在「社會科學與『價值』、『評價』究竟關係如何？」中產生迷惘。

「價值中立」(value-free)，在一個不嚴謹的學術追問上，或者更廣義的，在一個日常語境的使用上，經常是對它做了簡化的認識而形成了誤解。一種常見的情況是：在前者，人們對價值中立與價值關連在邏輯上產生含混；而後者，價值中立總是等同於「客觀性」來使用。譬如當我們在論述「價值中立」時，它總是聚攏了客觀性、事實／價值的二分、排除價值判斷，並且往往指陳為社會科學得以成立的要件；或者將價值中立的意涵與文化的多元性相互呼應；或者塑造為立處公允的中間路線；或者收斂價值判斷或者從價值之中超脫出來；或者用來切割掉擔負責任與責任歸咎等事情²；也有一種最普遍的並且不做考究拿來就用的情形下，「價值中立」的意涵被簡化為「不要價值（觀）或禁止價值

¹ 「Wertfreiheit」在 1909 年的價值論戰中受到激烈論爭，隨後 1917 年，Weber 發表〈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Der Sinn der 'Wertfreiheit' der soziologischen und ökonomischen Wissenschaften) 專文論述此概念。然而，單就 Wertfreiheit (英文直譯為 value-free) 的字面意義來看卻誤解橫生，甚且與其通篇論述有所落差，或者在更廣的層次上危及了文化科學的立足原則。正因如此，致使各家試圖貼近 Weber 本意而對此概念進行再譯與再詮釋，形成譯法紛紜而無固定的情況。諸如：德譯有 Werturteilsfreiheit (René König, 1964)；英譯有 freedom from value judgments (Blum, 1944; René, 1964)、ethical neutrality (Shils, 1949)、value freedom (T. Parsons, 1971-2)、value neutrality (Roth, 1971) 等；中譯則有價值無涉 (韓水法, 1998)、道德中立 (楊富斌, 1998)、倫理中立 (黃振華、張與建, 1991) 以及價值中立、價值判斷中立或者免於價值判斷等譯法。大部分為了維持翻譯的忠實性仍以「價值」來指稱，但實際上 Weber 在文中的指涉對象卻是「價值判斷」或說「評價」；再者，Shils、楊富斌與黃振華等人使用的道德中立或倫理中立，將價值替換為道德或倫理，或許可以理解成他們以 Weber 所反對的倫理科學為對象而造此譯法；第三，無論中立、免除、不涉入等皆意涵著價值判斷與科學知識之間間隔或斷裂，但「自由」的用法，卻包含了不受限制的意義。由上所述，不難理解此概念 (命題、主張) 何以在長久流傳後開展出如此豐富的面貌。

² 二戰後紐倫堡大審判中，納粹的科學家在被告決其研究是否為犯行時，試圖以「價值中立」原則為自身做辯護，因而價值中立被批評為「機會主義的托辭」，也有引阿克頓勳爵 (Lord Acton) 的名言「殺人是首惡，同謀犯並不比殺人犯要好，理論家是罪壞的」去指責納粹的科學家。參閱 Persico, Joseph E. 著／劉巍等譯：紐倫堡大審，台北：麥田出版，1996。

(觀)」，如同它的字面意思；或者滲入日常用語世界中，價值中立經常是以「主觀／客觀」的切分問題為內涵，其中的推論也幾乎是直白的「你不夠客觀，因為你沒有價值中立」的因果述句。亦即在這組區別的語境中，價值中立意味的是捨棄先入為主的成見而「要求旁觀」的態度。這些都表現出對「價值中立」的意涵的不清楚。除此之外，「價值中立」這個概念形式同樣也在認識上出現了一些混亂，它有時是一項主張，再者是一個假設或是一條規範。由此可見，「價值中立」無論在內容上或形式上都產生有不同的意思和定位。

我收集到的在台灣討論「價值中立」的文獻，普遍將 Weber 的「價值中立」定位為方法論的層次、制度的層次、倫理的層次，由這三個方面去討論。例如林端的〈韋伯的倫理研究：兼論其二元對立的理念型研究方法〉³，他把「價值中立」區分實然與應然的內涵分屬為描述的倫理學，也就是在認識當中，把應然當成一種現象，即轉化為實然，如此一來能夠保有經驗科學的位置。但另一方面，Weber 在政治的作為這個領域上提出了兩種可以依據的倫理：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關於這兩種倫理的提出，林端指為規範的倫理學，因此不同於經驗上的認識。相對於這兩種倫理，他看出 Weber 在自身的學者與政治家身分產生了緊張關係，也就是說，因為有這樣在角色的緊張關係，我們才認知到 Weber 所謂的「價值中立」的所在，因為「價值中立」標示了關於經驗的以及關於規範的兩種不同。

在顧忠華的〈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⁴，他把「價值中立」放在三個面向上去討論。第一、「價值中立」表示將經驗科學做為社會中的一個次系統而擁有自主性，並且它能夠因為堅持價值中立，確保了經驗科學以「真理」為自身的價值而形成經驗科學對自己的自我再製，因此能夠做為一個次系統存活以及與其他次系統形成溝通。第二、「價值中立」放在 Weber 所面對的德國學界的歷史情境去做了解，其重點在於專業的科學社群是否自立的問題，也就是他以「價

³ 林端：韋伯的倫理研究：兼論其二元對立的理念型研究方法，收錄於社會理論學報。2003：06，頁 169-188。

⁴ 顧忠華／台灣哲學學會主編：社會科學中的價值問題，收錄於科學哲學與科學史。台北市：桂冠，2000，頁 47-73。

值中立」的主張去爭取學術自由，這個學術自由是爲了讓研究者、科學家、學者等等都能夠不遭受國家的控制，不因爲公務員的身分而對政府的立場進行維護，因此價值中立得提出是希望能夠促成屬於專業的經驗科學的研究社群，在這之中研究者能夠遵從於求知，而不是臣服於與知識無關的某項權威。第三、「價值中立」與「將科學視爲職志」這項抉擇連結起來，於是價值中立就成爲以科學爲志業的人的宗旨，並且也是讓做出了身爲科學家的決定的人意識到自身的責任，這個責任是追求知識誠實的責任，因此它關聯到認識上的價值中立，因爲唯有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才能使得經驗科學專注於科學自身，而價值中立與責任倫理的鑲嵌便成爲一種科學家對自身的自律。以上是顧忠華由三種路徑去關住價值中立的意義。

張旺山的〈批判的決斷論：韋伯的「生活經營」的哲學〉去對因爲「價值中立」而將 Weber 放在決斷論位置上這件事做出反省，因爲他認爲 Weber 的決斷論是一種「批判的決斷論」，而非對決定（斷）採取放任態度的決斷論。所謂的批判的決斷論，他解釋韋伯這種決斷論的「決定」，一方面要受到來自「科學」的批判（包括「技術性批判」與「辯證性批判」），一方面還得爲自己的決定負責（不僅必須對「決定」所依據的最終價值與理想負責，還得對決定付諸實行所產生的後果負責），並且最後還得面對「作為整體的生命」（整個的人生），選擇自己的「靈魂的命運」。⁵也就是說，Weber 的價值中立的確是反對著將實然與應然混淆在一起，但他絕非藉此去貶抑應然的重要性，或者對價值判斷嗤之以鼻而從生活中拒絕掉，或者尤有甚者將學者定位爲拒絕生活來完成價值中立。反之，張旺山認爲把「價值中立」放在「生命」或者「生活」的概念中來看，它的意思卻更加的突顯，因爲生命或者生活，是連接著前後，不斷出現又不斷消逝的，在我們之中又在我們之外的那些過程，因此這樣的生命或生活絕非在認識上能夠窮盡的，它本身就是非理性，它遍佈並且從中萌生價值，而那個創造者就是人自己本身。從這裡看來，認識或者科學只能算是整體生命過程中的某一部分，它無法指使生命或生活的進行，不過它卻可以依靠著價值中立的立場而提出專屬於科學的關於思想上的顧慮以及批判。因此在這裡「價值中

⁵ 張旺山：批判的決斷論：韋伯的「生活經營」的哲學，收錄於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008，第 26 期，頁 81。

立」所表現的是理性或科學的限度。

除了以上專注於 Weber 的「價值中立」的討論之外，張維安的〈理論與實踐——韋伯與哈伯馬斯的比較分析〉⁶則是將 Weber 與 Habermas 放在一起比較，來理解兩者中的關於理論與實踐的問題。文中認為 Weber 的「價值中立」的意思不在呼籲放棄實踐，而是要更謹慎的思考理論與實踐、知識與行動的扣連的方式。對 Weber 來說，正因為他考量政治與科學之間溝通的必要性，所以他主張經驗科學的價值中立，唯有採取這樣的立場，才能將科學知識對實踐問題保持一個批判的距離，這個距離相對承認了價值的多元性質，而「理性」才能在這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且完成接著。至於 Habermas 對於實踐的關注，便是基於「溝通」而更細緻的去發展，但他對 Weber 從「價值中立」形成的決斷論的傾向仍舊有所批判。

綜合以上，舉凡對「價值中立」的討論通常都由兩個面向著手：學術與學者。在「學術」的部分，處理的是社會科學何以定調為一門經驗科學的問題；而在「學者」的部分，主要是學者與政治、行動相關的實踐問題。即「價值中立」普遍涉及了有關認識的和實踐的討論。

因此在本文中，我將先行說明 Weber 的「價值中立」主張與價值論戰的梗概；關於他在社會科學所提出以及使用的兩個價值概念——價值關連和價值中立的區別；澄清價值中立所謂的「一門擺脫了價值判斷的科學」的意涵和意義。之後我將關連到 1960 年代的實證主義論戰（Positivist Dispute）⁷。實證主義論

⁶ 張維安：VI、理論與實踐——韋伯與哈伯馬斯的比較分析，收錄於社會實體與方法——韋伯社會學方法論。台北市：巨流出版，1989，頁 159-185。

⁷ 這個論戰的經歷大致是：1957 年，Adorno 發表了 *Sociolog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一篇，率先評議邏輯實證論。稍後，Popper 於 1961 年的德國社會學年會以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 一文跟進批評，而 Adorno 則以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 與 Popper 對話。該階段中，Adorno 批評邏輯實證論無法完成自我反思，因為他們在一開始就拋棄了主體性。至於 Popper 則是將焦點放在價值中立（value freedom）之上，以及強調批判的重要性。該階段以 Dahrendorf 的 *Remarks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apers by Karl R. Popper and Theodor W. Adorno* 做統整與小結。

到了 1963 年，由 Habermas 與 Albert 的論辯開闢第二階段。1963 年 Habermas 的 *The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對論戰的第一階段做總結說明，而 1964 年

戰在「價值中立」的討論基本上有兩個學派立場（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參與其中，從中能夠看出他們的解釋和批評，即，他們因為各自的理論基礎以及認識到的世界圖像的差異而造成了他們對「價值中立」的不同表態。

又談「價值中立」！

1960年代由 Adorno – Popper⁸，隨後 Habermas – Albert⁹的著文往來，其後由 Adorno 收集各篇並且定名為實證主義論戰。¹⁰這之中他們對「價值中立」的討論始自 Popper 在〈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提及行使歸納法的實證科學將「觀察」視為知識唯一的開展所採取的價值中立原則，¹¹Popper 用「禁止

Albert 以 *The Myth of Total Reason* 批評批判理論的辯證性格，此外也企圖澄清 Popper 無關於邏輯實證論。同年（1964年）Habermas 則以 *A Positivistically Bisected Rationalism* 回應，仍舊質問 Popper 的定位問題，並且關懷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連結，以此促成 1965年 Albert 以 *Behind Positivism's Back?* 一文進行反詰。而 Pilot 的 Jürgen Habermas' *Empirically Falsifiable Philosophy of History* 則是以旁觀的身分對這階段的爭論提出反省點與參考。總的說來，第二階段的主題圍繞在科學如何處置價值，並且以此作為前提，探討理論促成實踐如何可能。

至 1969年，Adorno 將論戰中各重點篇章集結成冊，出刊論文集為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自始冠名實證主義論戰。該書內容除了收納上述論文之外，還包含了 Adorno 另做的一篇 Introduction，而書末也收錄了 Popper 對該論戰的反省與結語 *Reason or Revolution?*，以及 Albert 對該集子做的評議 *A Short Surprised Postscript to a Long Introduction*。

- ⁸ Adorno – Popper 的部分通常被評論為 Schmolter – Menger 方法論戰（Methodenstreit）的後延，討論的主題不外是研究對象的形塑或發掘、如何形成知識體的分界和系統性的邏輯等問題，而二者共同對抗的目標正是維也納學圈的邏輯實證論以及更廣泛的經驗主義，它宣稱自身的「與社會切斷聯繫」和「駁斥主觀主義」的理路如同物理學般的進步與極致。
- ⁹ Habermas – Albert 的論爭。在這階段中，邏輯實證論做為被攻訐的角色已逐漸淡出，其關懷的重點轉向理論／實踐的二分命題，以及不斷地質疑與澄清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各自的邏輯與立場。
- ¹⁰ Schnädelbach 認為將該論戰標示為德國學界第三次的方法論戰是不恰當的，原因在於論戰內容中關於方法、操作或如何進行研究等問題皆無廣泛涉及。他認為，不論是 Adorno – Popper 的部分或者是隨後由各自學生接續的 Habermas – Albert 的部分，整個實證主義論戰的定調，卻是著重於「詮釋」的比拼，而不是建立方法論。然，Feyerabend 則主張，此論戰的最大疑難在於相互的誤解，因此在各篇章的行文裡，總是反復批評著被誤解的事蹟以及進行辯白。Frisby, David: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xv, xxix-xxx.
- ¹¹ Popper 舉了一個例子：一位避免主觀性混入其中而恪守行為上客觀的人類學家加入了某場討論會，直到會末，他終於發表了意見，他說：「儘管論辯熱烈、內容豐富，但依循經驗研究的條件：即科學家必須是個『觀察者』，因此我的任務在於對言語行動有所關懷，並且確實無誤地進行紀錄。然而，若是問起對主題、發言、議論內容有什麼看法，很抱

科學家作價值判斷就像連同摧毀他之所以為『人』一樣」¹²來批評實證經驗科學式的「價值中立」，然而 Popper 並不是拒絕「價值中立」原則，他所謂的「事實／決定（斷）」二元論不是爲了要消除價值（如實證經驗科學的做法），卻是以「價值中立」原則使得認識具備開放性（open）。Adorno 接著 Popper 寫了〈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他則是認爲讓「價值」浮出檯面成爲將其物化並且自此之後把它標示爲獨立的社會科學方法上的問題，完全是因爲現代科學主張「手段」與「目的」分離的緣故。Adorno 對此批評的大意是：「價值中立」切開了「理性的對於手段的討論」以及「非理性的對於目的的決定」這兩個領域，因而將科學縮限在關於「手段」的研究上，忽略了整體性的視野，所以由此得來的「認識」必定可議。

1963 年 Habermas 在〈The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一文先鋪陳了 Adorno 的核心概念——「整體性」（totality），隨後用這個「整體性」的架構一個扣緊一個帶出理論－經驗－歷史－實踐的關係。而 Habermas 在「經驗－歷史－實踐」的關聯串中則是將「價值中立」的問題放在末端的「實踐」上，去說明「事實／決定（斷）」（facts/ decisions）這組二分的問題所在。簡言之，Habermas 在這篇文章是從對「價值中立」做反省的當中，去進行基於整體性中有關「實踐」的理論討論。隔年（1964 年）Albert 以〈The Myth of Total Reason〉回應 Habermas，尤其是 Habermas 提出的歷史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係，是 Albert 主要的批評部分。他認爲批判理論的辯證法取消了「批判」的性質，因爲它不提供任何價值都能做批判的機會，並且和實證科學所建構出的「通則」有相當程度的雷同，批判理論在整體性（totality）的觀點和辯證法（dialectics）的使用之下無法達成解放，反之，從批判的理性主義來看，Habermas 的歷史與實踐的關聯中卻更加的偏向歷史決定論（historicism）。另外，雖然 Albert 承認

歉，對我來說那並不重要。一來，我專注於觀察行動之類的外顯經驗形成了怎樣的支配、協作、抗衡，所以無暇兼顧實際的討論內容；二來，爲了嚴守不做評價的客觀性原則，我也不應涉入其中。總而言之，所謂的經驗科學，其目的在於分析行動的社會與心理功能，並且唯有噤聲旁觀才能完成。他將其形容爲「來自火星的觀察者」。Popper, Karl R.: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93.

¹² Popper, Karl R.: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97.

Habermas 用來克服「事實／決定（斷）」二元論裂隙的「批判的討論」（critical discussion），將有關價值的部分置於「前提」、「描述」、「批判」三者所連結成的環中，於是形成知識的過程便不再是單向的手段到目的的直線思考。在這一觀點上 Albert 是贊同的，因為它標明了「批判」的位置，但 Albert 無法認同將批判置於「整體性」當中就能達成如批判理論理想中的不受扭曲的認識，他批評批判理論對「整體性」的崇拜（totality proved to be a fetish）（正如同實證經驗科學對「方法」的崇拜），並且，因為「整體性」概念不被挑戰也不接受批判，所以在批判的理性主義看來，這個讓實踐能夠從中萌生的整體性概念其實也是任意的（arbitrary decisions），即批判理論任意的決定了以「整體性」來作為知識與實踐的確立。Albert 認為「批判」之所以能夠在知識生產當中得到位置依靠的是開放性，而非整體性，在批判的理性主義來說，所謂的「開放性」是指沒有什麼是絕對的或確立的，也就是當我們面對著一個「問題」，我們能夠擁有的只是到目前為止的「暫時合適的解答」，不過「批判」會讓我們對這個問題持續追問下去。換句話說，批判之所以能夠展開起自於「問題」，也就是對目前為止的知識進行提問。在批判的理性主義看來，「問題」的萌生正是因為對「價值」採取開放的態度，因此各種價值觀能夠對當前的知識作出評價而提出了問題，如此才得以形成了批判。

同年（1964 年）Habermas 則以〈A Positivistically Bisected Rationalism〉回答 Albert 的批評。諸如：批判的理性主義強調用「理性討論」（rational discussion）當「下決定」的基準，然而它關注的是科學內部的「方法」的討論，歸根結柢是由科學方法導出在政治實踐上的「決定（斷）」，基於這點 Habermas 認為批判的理性主義與實證科學相同，都以技術的認知興趣（technical cognitive interest）去展開認識。對 Habermas 而言，批判的理性主義並非站在和實證主義相對立的位置，至多只是在「方法」的層次上做另一種選擇，因為批判的理性主義的由理性討論而得出理性決定，並沒有脫離在科學內部的方法層次裡兜圈的情形，但批判理論卻要從「僅止於在科學內部中有所作為」超脫出來。因此對 Habermas 來說，批判理論都不是要否定掉「價值中立」意含著的「事實／決定（標準）」二元論，而是認為它不能只停留在二元論式的彼此無關的關係，因此批判理論將克服這個斷裂並且對它進行超越、完成實踐。

1965年 Albert 又以〈Behind Positivism's Back?〉回覆 Habermas。「事實／決定（斷）」二元論將經驗通則（empirical laws）和社會規範（social norms）分了開來，在這兩個彼此區隔的領域，就批判理論而言，是可以表現為一種循環的，也是一種相互構成，即：「理論知識是由已經經受批判的規範性架構所構成，另一方面，關於對『標準』的批判與討論也考量了經驗的部分」¹³。但 Albert 認為 Habermas 的論點無法克服「價值中立」的「事實／決定（斷）」的二元內容，因為批判理論所根據的實然與應然、技術與實踐的辯證，實際上沒有辦法完成啓蒙式的理性（就它主張堅持「整體性」的觀點），反而侷限於解放的興趣以及歷史辯證法所呈現出的歷史決定論。就 Albert 的說法，批判理論的整體性概念中的辯證違逆了「批判」，至於把價值判斷的領域與認知的領域由辯證法來回復它們的關聯這個部分，Albert 認為批判理論只是從原本任意、混亂的由價值判斷推出的決定（斷）中選擇了一項，然後賦予了它必要性和正當性，他不認為批判理論的實踐方法能夠在破解「價值中立」的工作之下達到啓蒙的解放的境地。那麼，批判的理性主義本身是怎麼看待價值中立與行動的關係？對批判的理性主義來說，關鍵仍舊是「批判」，而所謂的批判是在任何價值都不受限制、任何評價都能建立起某種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並且在情境分析中進行公開的批判以達成相互間（intersubjectivity）的了解，至於「行動」，則是在批判的過程中一點一點去實行的。對批判的理性主義而言，「價值中立」並不是問題，而是一種條件。它和批判理論相同，都先糾正了所謂的價值中立不是滅除價值的意思，然而，批判的理性主義不若批判理論主張的「價值中立」會造成認識與解放的妨礙，就批判的理性主義認為，價值中立所能做到的是**辨別**屬於科學的價值或者屬於科學討論之外的價值，辨別的用意在於讓「批判」的進行能夠更加的確實，即在互相的辯論當中把討論問題的層次明確的區分開來，有助於越辯越明，以此提供給行動。

實證主義論戰再議「價值中立」大抵是上述如此的經歷。

¹³ Albert, Hans: Behind Positivism's Back?.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248.

總之，簡單的說，實證主義論戰中學派分爲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時序可以分爲第一階段的 Adorno—Popper 與第二階段的 Habermas—Albert；其內容都表明了「價值中立」之下如何認識，以致在第二階段 Habermas—Albert 的討論中都指向從知識當中建立「實踐」。

那麼，我要談什麼？

有鑒於「價值中立」的傳用以及相距在 20 世紀初德國的價值論戰（Werturteilsstreit）大約半世紀後又再度在實證主義論戰中成爲爭論的議題之一，本論文希望藉著釐清 Weber 的「價值中立」的本意，隨後說明實證主義論戰中不同的學術立場對「價值中立」作出怎樣的解釋。即，文中將述及 Weber 和實證主義論戰（批判理論、批判的理性主義的參與）這三方，去看出他們各自對「價值中立」的解讀以及在他們的學術立場中對「價值中立」所賦予的意義。

承上述，本論文的目的首先在考察 Weber、批判理論、批判的理性主義三方如何論述「價值中立」概念，去探究他們何以有了不盡相同的意見，並且從他們對「價值中立」的態度上去認識到他們的學術立場如何看待「社會科學」的涵蓋範圍以及知識與行動的關聯，諸如：對「知識」的期望上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它們各自提供了什麼樣的「知識」？它們保持知識與行動在什麼樣的關係之中？它們對知識如何作用於社會有何見解？以及對應於它們所提出的「知識與行動如何能連結」的觀點上去比較它們各自認爲體現了這種可能性的角色。以上便是我欲探究的部分。

於是安排章節如下：壹、Max Weber 的立場；貳、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的立場；參、批判的理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的立場；肆、論戰中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間的理解與批評；伍、Weber、批判理論、批判的理性主義三方比較；陸、結論。

壹 Max Weber 的立場

首先，這一章將要進行的是關於 Weber 對「價值中立」的說明。就他 1917 年的〈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中立」的意義〉一文來說，它可算是「價值中立」概念的源頭。在談及他的「價值中立」的內容之前，我先大略的鋪陳「價值中立」被談的由來。可以的話，我想從 Weber 為何開始進行方法論的研究談起。

有關 Weber 方法論的催生，普遍認為能夠追究到 1895 年他在 Freiburg 大學的就職演說，題名為〈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當時 Weber 以經濟學教授的身分受聘，而他由原本的法律專業轉向投入經濟學的研究，則是 1888 年加入社會政策協會（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的事情了。在協會的托付下，Weber 著手處理農業經濟體的經驗研究。他開始累積德國境內各地區農業體的經濟成長、人口流動等資料，試圖完成因果上的解釋，並且進一步批評時政。〈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一文便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揭露了國家利益的減損態勢，也評議了在當時歐洲的緊張情境中，國家政體的確暴露了危險。就 Weber 的觀察，關鍵在於外來的斯拉夫民族在經濟生活上的勝出。這些斯拉夫波蘭人以高度的貧瘠忍受力與低成本為優勢大幅拓展了該民族在德國的農產勞動比，因此相對地迫使德意志人民的出走與貧窮，連帶鑿空了德國國力。Weber 認為這在經濟上的得寵或失勢，切切實實是一種權力競逐的展現。由他看來，國家迫於如此岌岌可危的趨勢，只有在政策的施訂上祭出強硬手段，才得以避免德國的民族政體遭受架空。¹⁴然而當他以國民經濟學的立場對政治情況提出呼籲，也開啓了他思索科學知識、學術研究者與社會政策之間能有如何牽連的問題。

國民經濟學在德國學界始終保持主流地位。其中，Marx 將經濟學的成就導往積極實踐的途徑引起了高度注目，趨附於他理論魅力者也自成學派，造就了唯經濟論的馬克思主義。另外則有以 Roscher、Kneis、Schmoller 等為主力構成

¹⁴ 詳見 Weber, Max 著／甘陽編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韋伯文選第一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1997，頁 61-71。

的德國歷史學派。

歷史學派經歷了兩次論戰。首先是 1883 年 Schmoller 與奧地利學派的 Menger 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立場上的扞格，立名為「方法論戰」(Methodenstreit)；再來則是 1909 年在其內部形成的反動，即所謂的「價值論戰」(Werturteilsstreit)。而，正是 20 世紀初的這場價值論戰打開了 Weber 的「價值中立」概念，也以此拓深了此項概念的影響程度。

「價值論戰」¹⁵的觸發應該溯源至德國歷史學派如何預設國民經濟學立場一事。歷史學派在一陣除魅熱潮、科學思想蓬勃溢流的時代發展下也走向坐大，相較於實證主義傳統延展而來的以科學為最終目的、「為了科學而科學」因而與社會無甚關聯的唯科學論，歷史學派則是將國民經濟學定位成倫理科學，意即讓經濟知識肩負倫理任務，並將國家推上倫理的最高點，聲稱國家利益是最終價值。於是社會政策協會便以「來自學術圈的科學背書」被收納至國家麾下，成為服務國家的純技術性操作機構。除了為政府喉舌有歪曲科學的嫌疑之外，更重要的也是價值論戰之所以僵持不下的，即真與善的混為一談。

¹⁵ 價值論戰是德國社會政策協會 (Germany's Social Policy Association,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 於內部萌芽的反抗，相應於這個批判而創立的德國社會學會 (German Society for Sociology, 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Soziologie)，可以視為新一帶的國民經濟學家切斷與舊世代的臍帶之果。最初在 1909 年產生的爭論，起因為對社會政策協會的「政治性格」感到不滿。Weber、Sombart、Tönnies 等年輕的國民經濟學者認為社會政策協會不打算讓從國家政策的依附下脫離出來，它不讓學者的人格得到獨立的地位。而他們去質問的「價值」在科學中的合適角色為何的問題，實際上就是為了反省「科學知識從屬於社會政策，並且將這樣的態度推上了倫理上必須如此的地位」的情形而來的。Sombart 首先對社會政策協會中的討論問了一個問題：「我們國民經濟學者究竟是處理關於『是』什麼的問題，或者我們也需要連帶的處理『應該』怎麼樣的問題？」他堅定的認為這兩是兩回事，並且唯有在認清這是兩種不同問題的當下才能確保國民經濟學為一門「科學」。但是對於年輕的學者積極的要劃清科學知識與倫理規範的界線時，Schmoller 在 1911 年做出回應，他說：「『倫理』是客觀的、普世的價值觀，在這一點上面，科學沒有理由將倫理排除在外。」基於此，Schmoller 認為「排除了價值的純理論」將錯失對「真正的價值」有所認識的機會。所以一方以專業的經濟科學為目標，主張評價與知識的二元邏輯；另一方則認為在時局下、當務之急，科學有肩負倫理與國家的必要。到了 1914 年仍舊無法取得共同認識。同年，Weber 將〈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中立」的意義〉重作修訂而發表，更明確的以文表達「價值中立」的意義。參閱 Proctor, Robert N.: Ch.7 The Werturteilsstreit, or Controversy over Values. Value-Free Sc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85-98.

關於「善」便是「真」的主張，Schmoller 的說辭是：即便價值觀的確紛陳，但因為某些價值是普遍所有人所信奉的，因此它擁有客觀性的地位，成為「客觀的價值」，而這樣的客觀的價值也因為具備了普世的性格，科學也就更應該予以支持。所以就倫理科學來說，要說科學是為了逼近真義，不如說科學是為了「提供這種普世價值合理且堅定的論證」而作為一種工具性的使用。¹⁶簡言之，倫理科學就是用科學去聲稱應該成為倫理與規範的內容。

就國民經濟學不對自身省察，並且將倫理與科學置於同一尺度來說，Weber、Sombart、Tönnies、Jasper 等青年經濟學家把它認為是國民經濟學偏離經驗科學的病灶。Weber 早在 1895 年發表的〈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便提出了反省的必要：「作為一門說明性和分析性的科學，政治經濟學是跨民族的，但是，一當涉及要做價值判斷，政治經濟學就必然受制於人類的某一特殊族系，這種特殊族系性是我們從自己本性中就能觀察到的。」¹⁷他了解到自己的限制，由此當他對自己的學科立場保持一段距離進行審視時，他發現倫理科學總是意圖混淆事實與評價二者，然後以倫理為使命的印象，一來藉此鞏固學科的正當性，二來刻意隱瞞行動者本身必須行使價值判斷以及自行作出選擇。Weber 稱他們的做法是「在兜售軟呼呼的幸福主義」¹⁸，因而不論是受該學派影響的讀者、追隨者，甚至是學者本身，皆不疑有他地認為科學終將對他們的人生給出決定與意義，並且能夠擔保一個除卻衝突與紛擾，平和和良善必將到來的美好前景。他也認為，德國的政治侏儒養成，必會歸咎於以科學為工具、以倫理抵消多元的科學態度。而後 Weber 在論戰中提出「價值中立」(Wertfreiheit) 的命題，用來切斷與倫理科學的臍帶，更於 1917 年發表〈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一文，完成批判國民經濟學的論述。

那麼「價值中立」¹⁹，Weber 是如何論述的？

¹⁶ Proctor, Robert N.: Ch.7 The Werturteilsstreit, or Controversy over Values. Value-Free Sc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85-89.

¹⁷ Weber, Max 著／甘陽編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韋伯文選第一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1997，頁 74。

¹⁸ 同前引述，頁 86。

¹⁹ 或價值無涉（韓水法）；道德中立（楊富斌）。

Weber 在〈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中立」的意義〉中要討論的是這樣的問題：某一門科學「擺脫」這種價值判斷的問題，意即它的那種邏輯原則的意義和有效性為何。²⁰對 Weber 而言，他認為「價值中立」是一種分際，但他的用意不在於增加「價值中立」作為一種社會科學規範的強度，而是要提供它邏輯上的闡明。「價值中立」中的「價值」，在他的文章脈絡中表示的是「價值判斷」，因此更確切的說，「價值中立」命題指的是關於「知識與價值判斷處在怎樣的位置、有如何關聯」的問題，而「承擔著做價值判斷的行動者」與「承擔著對事實做認識與理解的研究者」將是區別和討論的要點。

Weber 認為作為一個歷史行動者與作為一個從事研究的科學家是兩種不同的身分、懷抱不同的目的，會堅持互異見解，處於不同結構和價值系統之中。這不是說學者是被禁錮、與社會世界脫離且不允許有個人偏好、興趣等個人偏向的展現。相反的，當這樣的主體一旦選擇了行動者的角色時，他必定以評價作為主觀意向的透露，並且形成自我人格。然而當涉足知識領域時，目的便不在於人格的展露，或是將他自身堅定的信念以科學的方式進行說服而將某種價值推至崇高的倫理性的地位，成為某種行事規範。因此對 Weber 而言，「價值中立」的關鍵在於釐清知識的限度以及處境，並且就學術與政治的自主性分工下，「價值中立」提供了知識和行動怎樣的連結。

主題雖然是「價值中立」，但為了對 Weber 所使用的另一種價值概念—「價值關連」釋疑，所以第一部分先分別敘述「價值中立」與「價值關連」的兩個脈絡以利區分兩個概念的意涵。

一、Weber 關於「價值」的兩個脈絡

1. 「價值關連」與認識

²⁰ Weber, Max 著／韓水法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央編譯，1998，頁 136。

1904年，Weber在接手《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文獻》的編輯時發表了〈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主要在說明社會科學的知識與研究其「客觀性」的如何達成。²¹在這篇文章中，Weber討論的是「『社會科學』的認識如何可能的問題」，所以它的內容大抵是先行解釋「社會科學」是什麼樣的知識，然後才是「客觀性」如何在其中建立或獲得。這個「如何認識」的問題，也就是Weber使用的「價值關連」的概念有所展現的地方，而「價值關連」的意涵則必須溯及Rickert在《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將「文化科學」區分出來這個地方說起。²²

Rickert將自然科學和文化科學界定為兩種方法所形成的兩種知識體系。這兩種認識方法在面對現實（reality）時在其中形成了兩種對象，因而成就了兩種知識。前者關注於普遍與規律；後者則偏好特殊的、歷史的、一次性的，這也是它們各自形成的對象的特性，用Rickert的話來說，這是它們各自在認識上對於掌握本質部分的判准。

自然科學的對象（即「自然」），主要是以概念盡可能在現實中包含同質性的部分而形成的，它的目標在普遍性，因此當在現實中去構成對象時，它是「收納現實」的方法來完成的。而文化科學的對象（即「文化」），則是憑藉著「價值關連」才得以呈現的，這便是「價值關連」概念的主要功用。²³兩者比較起來的話，自然科學把個別性的部分當作認識上的偏離而予以排除，它致力於一手吞盡「現實」，因而關注於同質性來達成認識上的廣泛涵蓋，並且在認識

²¹ 「客觀性」不是我要探討的主題，這裡只是要將「價值關連」和「價值中立」各自被論述的脈絡給區分並且突顯出來，所以「客觀性」不在討論的預定當中。

²² 在Rickert之前的Windelband已先行區分兩種認識邏輯，可以視為Rickert文化科學／自然科學二分的前身。兩種邏輯一為通則式的（nomothetic），在於建立普遍的、律則的科學；另一為表意式的（idiographic），關注個殊的而採個別記述的科學。通則式科學通常匯聚一定數量的事件或是個體共通的部分，目的為構作廣泛涵蓋的抽象法則，至於個別事件則是以同質性作為單位而被納入數量累積之中。通則式科學對於事件或個體本身有何目的、意義或使命並不重視，其關鍵在於生產出抽象的法則或概念。與之對照的表意式科學卻是將興趣著眼於具體的個別之物，以個別化的概念了解其特殊的、一次性的特徵與意義。

²³ Rickert, Henrich 著／涂紀亮譯：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台北：谷風，1987，頁152。

上達成對現實的規律性的掌握；文化科學則是要對個別性、特殊性與一次性有所認識，因此它首要任務是形塑對象，然後再去對它進行理解。

對文化科學來說，「現實」的複雜、連續、混同各種異質性，是無以被言盡的東西。所以，對於它想要有所認識的個體性、特殊性，必然是從現實中挑選出來的東西。這個「挑選」的動作，必須依靠「價值關連」來完成。

「價值關連」和「文化意義」。所謂的「價值關連」，意思是讓認識的對象具備個別和特殊的性質。但通常有一種誤解認為這種個別和特殊的性質原本就附著在某些對象上，而文化科學的研究者只是試圖去找出這樣的對象出來罷了。這種說法雖然承認了現實的多元異質性，但認識的對象並不是既定的，也不是能夠從哪邊被尋得的，反之，它是由人主動關連上的。簡單的說，一種能夠成為認識對象的東西，是因為它受到某方面的關注，而這樣的關注來自於研究者對它賦予的意義。也就是說，所認識的對象它是在某種文化意義下才進入我們的理解當中。基於此，Weber 定義社會科學的任務是：一方面理解個別現象的聯繫和文化意義，另一方面理解它們在歷史上如此而非如比地形成的根據。²⁴那麼文化意義和價值關連是什麼樣的關係？從結果上來講，一個被我們認為是「文化」而進行認識的東西，它就被安置了一個文化意義，而這樣的文化意義則是由**價值觀念的聯繫**上展現出來的，意即所謂的「價值關連」。因此，文化是與價值相關才成為可能，並且唯有如此才使得文化科學的認識能夠與自然科學式的規律、通則的認識區分開來。Rickert 是基於這樣的意義才去主張「沒有價值，便沒有任何文化科學²⁵」。在價值觀念的聯繫上，它能夠在現實（reality）中把我們有興趣的部分給提取出來，並且也是這樣的興趣促成了我們將某個部分與價值觀念聯繫起來，形成在某種文化意義之下能夠被認識的對象。因此，所謂的「價值關連」表現的是一種關注、傾向、立場，而它所進行的也只在於從實在中選取某個有限部分進行文化科學式的理解。然而，對於一種將「價值關連」（價值觀念上的聯繫）和「價值判斷」混淆起來的說法，Weber 是這樣解

²⁴ Weber, Max 著／韓水法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央編譯，1998，頁 22。

²⁵ Rickert, Henrich 著／涂紀亮譯：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台北：谷風，1987，頁 76。

釋的：

「所謂的一切歷史個體在邏輯上不可避免的依附於『價值觀念』，它的前提不在於某種文化個體本身就蘊含著價值，卻是因為我們是文化的人類，並且總是有意識的對世界採取一種態度和賦予它意義的能力和意志。無論這種意義可能是什麼，它都將引導我們在生活中從它出發對人類團體的某些現象做出判斷，把它們當作有意義的（肯定地或否定地）來對待。無論所採取的態度內容可能是什麼，這種現象對我們都具有文化意義，對它的科學興趣指依賴於這種意義。」²⁶

意思是說，無論我們對某個價值觀念採取怎樣的態度（對價值觀念採取態度，即「價值判斷」），不可否認的，這樣的價值觀念的確提供了我們在認識上的某種範圍和關注。因此就上述而言，就 Weber 的「價值關連」概念來看，它是在「社會科學如何能有認識」的脈絡上被使用的。

2. 「價值中立」與分界

Weber 在 1917 年的〈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中立」的意義〉中討論的有關於「價值判斷」的問題，與上述討論「客觀性」的文章出自於不同脈絡。〈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闡述的是社會科學的方法，從中帶出了「價值關連」在社會科學認識中的位置和必要。但「價值中立」的討論，它的所在脈絡是與一連串的與倫理科學的對抗²⁷、提倡學術自由²⁸以及隨後他發

²⁶ Weber, Max 著／韓水法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央編譯，1998，頁 31。

²⁷ 如 Schmoller 雖然允許讓倫理觀滲透進科學的客觀性，卻不允許馬克思主義者、曼徹斯特主義者（自由貿易主義者）在大學執教。即使他以折衷、中庸、平均的價值為基準，仍舊還是實行了對某些立場的排外。參閱上山安敏著／孫傳釗譯：關於《韋伯論大學》一代解說，收錄於韋伯論大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111-150。

²⁸ 如在貝恩哈德事件中批評國家對學界的干涉（教職為公務員因而受制於國家）以及大學的官僚傾向；米歇爾斯遭德國學界逐出的事件，他因為黨性的關係（社會民主黨）而遭受學界拒絕。詳見 Weber, Max 著／孫傳釗譯：韋伯論大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表的〈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有關。由此可知，在 Weber 那裡「價值中立」關乎的並不是文化科學的研究者如何完成認識內容的問題，而是去「判別有關於事實的（由某些價值觀念聯繫而成的提供給認識的對象）和有關於實際價值判斷的態度（「鑑定」出對主體自身來說的某種態度）兩個是根本不同的問題。」²⁹對 Weber 而言，「價值中立」之所以被談，是因為學界中存在一些誤會和混淆：一種是 Schmoller 等主張知識（國民經濟學）的文化意義具備倫理的地位，也就是它產出一套除了國民經濟學的知識內容之外其他皆無效或是其他都必須以國民經濟學的立場為重的倫理學；另外也有認為知識能夠免除行動者去面對眾多價值做出自身選擇的責任；或者也有將「價值判斷」作為眾矢之的，禁止認識與價值判斷的一切關係；或者尤有甚者認為一個專業的研究者應當在任何地方都把「不做價值判斷」奉為準則。總之，一種是讓知識成為倫理的供應者，另一種則是大至拒絕了倫理的意義，而小至連個人在社會生存所必須的價值態度也一併消除。Weber 鑒於倫理科學或者偽中立的情形，所以才對「價值中立」做出澄清、說明「價值中立」的意義，即在那當中最受關注的知識與行動有如何的關係，以及價值判斷在認識中能夠有什麼樣的用處。

「認識與文化意義」／「行動與主觀意義」。文化意義是某種依附在文化或社會現象之上的意義，Habermas 對其定義為「客觀化於作品或事件中的意義」。³⁰如前所述，它來自於某種價值觀念的聯繫（價值關連），在這樣的聯繫上，使某個對象具有特殊意義，意即使該對象成為受我們關注而有意義。這個由人對其有傾向，並且將它投射到某個對象時，對象便成為某種意義下的「文化」，附著在它上面的意義即文化意義。文化意義與認識的關連在於，它呈現出某個特殊的對象（文化）並且對「如何能對它有認識」提供參考。依 Rickert 所言，文化意義首先是主體與現實在評價上的意義連結，在這個層次上，使得某特定事或物在一個能夠被除了單個個人之外的其他人所察覺，因此這個對象上所擁有的意義展現出某種具普遍性的「重要性」（significant），這就是文化意

²⁹ Weber, Max 著／韓水法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央編譯，1998，頁 146。

³⁰ Habermas, Jürgen 著／黃瑞祺譯：自然與人文科學的二元論，論社會科學的邏輯。台北：結構群，1991，頁 15。

義所表現的客體化的意義。³¹以此為基礎，Weber 認為，要對被賦予了文化意義的對象有所認識，則必須在文化意義裡行使同理心，即他所謂的同情的參與，以把握現象的特定情境。如此一來，即使沒有經歷也能有體會（要理解凱薩，不必成為凱薩），並且能夠對它做出邏輯性的說明而獲得理解。³²簡單來說，文化意義是屬於「文化」，一個能夠被認識的對象的意義，它表現在**某個對象對我們有特別意義而成為獨特的面向上**。然而，主觀意義是「主體所進行的意向性連結」這個部分，它經由價值判斷所決定，其意味著行動的取向、取徑總是以評價為起頭而開展的。誠然，在現實當中滿布著各個主體所懷抱的各種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在表現出主體的存與立時總是與其它價值觀相衝突，並且也總是隨著生活條件而改變，即價值觀是由人與其環境間不斷交流中產生的。實用、科學、倫理、美學或宗教等等都為不同的價值體系，基於這些價值體系，主體能夠在決定或評斷它們的重要性之下建構出他們自己的生活世界。因此，一個社會行動必定事先對某事、物、人進行了**評價**，而這些評價可能都會根據其內心的最核心的、最無法動搖的，亦即稱之為終極價值而做出決定。也就是說，主體在意向性的給定之前必定是先做出選擇和決定，如此才產生出行動，這些都表現為主體個人的生活。³³然而，不論評價出好或壞、滿意或不滿意、贊同或不贊同，無論評價本身的內容是正面或負面，其有效性只對行動者個人有效。Rickert 認為，沒有一種獨立於任何價值體系之外且對所有人皆有效的原則能夠任何人在選擇時能夠以此為準。³⁴每個主體根據自身的價值觀而關注不同面向或賦予不同意義，在這個層次上完全是提供給主體以行動的，換言之，行動的「意向性」指涉的是一種在意念上的評價。文化意義與認識／主觀意義與行動的區別，譬如以一個「社會行動」為例：去理解這個社會行動它成為特殊的現象的意義，這個意義為文化意義，屬認識的領域；去做一個行動，它是行動主體依據著主觀的任何基礎去做出一項決定（斷），以致開展一個社會行動，其中

³¹ Rickert, Henrich 著／涂紀亮譯：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台北：谷風，1987，頁 104。

³² Weber, Max 著／楊富斌譯：社會學基本術語，收錄於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華夏出版，1998，頁 37。

³³ Weber, Max 著／楊富斌譯：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中的客觀性，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華夏出版，1998，頁 152。

³⁴ Oakes, Guy: Value Theory and Foundations of Cultural Sciences. Remarks on Rickert. In: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th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Newer Historical School: From Max Weber and Rickert to Sombart and Rothacker. Heidelberg: Springer 1997. p. 76.

由主體自身在這個行動中所表現出的某種指涉性，是主觀意義的表現，即主觀意義屬於行動領域。對於這樣兩種不同的基礎、內容，屬於兩種不同的邏輯體系，Weber 在「價值中立」概念所要解釋的是它們的確有這樣的差異存在。他的「價值中立」的立意在於不去忽視或混淆兩者，他最要澄清的是兩者的如何不同、從那之中得到的限度，以及從「價值中立」的字面意思所帶來的誤解。

以下則是關於 Weber 意義下的「價值中立」的說明。

二、Weber 的「『價值中立』的意義」

對於「價值中立」，有一種通俗且簡化的解釋是「不要價值判斷」，但「不要價值判斷」這個句子包含了兩種意思：一個是讓科學知識不要去做出價值判斷，另一是科學知識中不能包含有價值判斷。前者是不要做，因為那是科學範圍之外力有未逮的事；後者是不要有，因為它不是科學的要素。在 Weber 那裡，他提出「價值中立」的用意是前者的意思，即科學知識不要去做價值判斷，或者應該說，他更要去提醒學術研究者的是科學知識**無法**去做價值判斷，因為那是兩種植基於不同邏輯的不同東西，而「價值中立」便是要對科學知識建立起界線，並且讓研究者能夠意識到那樣的界線。

意識到這樣的界線是重要的嗎？這種界線會將科學家與價值判斷的領域離開來讓他能知天下事卻不能發表自己的意見、不能有自己的堅持的價值觀念、不能從事政治等等不能做與「下判斷」、「下決定」沾上邊的事情嗎？「價值中立」所形成的界線一來讓人質疑知識與行動之間存有空隙，二來似乎也扼住了學術研究者的喉嚨，不讓他們講科學知識以外的事情。「價值中立」是這個意思嗎？

爲了更清楚 Weber 如何說明「價值中立」，以下將逐一澄清：有關於價值判斷在認識中的位置、價值中立的意味、以學術爲業者與價值中立有如何關係。

1. 「對價值判斷做認識」有助於「認識上的價值中立」

有一種說法：「價值判斷是主觀的產物，所以在客觀的科學領域裡沒有它們的位子。」這種說法偏向於科學之中不能「有」價值判斷，不過 Weber 並不同意，他不認為「價值判斷」必須以這樣的方式被科學否認和排擠，與此相反的，他認為對價值判斷做認識是有其必要性的，尤其對社會科學從事的「理解」工作來說，「價值判斷」經常會是認識的對象。

對「價值判斷」做認識的意義在於去把握「採取了某種價值判斷的人」實際意指的東西，意即認識的人在對價值判斷有所認識上能夠意識到不同價值觀念、不同價值體系，因而，把「價值判斷」做經驗認識是為了讓即使不在同樣的價值觀中，那樣的價值判斷也能被理解。在對價值判斷做認識的過程中，它會透露出一種由價值判斷所促成的行為或現象，它最終極的或者說最不能容許被觸犯的那個價值觀念是什麼。舉例來說，譬如工會拒絕與資方協商，它是一項價值判斷（不滿意所以拒絕）的行動，當我們去認識這件事情的時候，即把「工會拒絕協商」當成一個認識對象，將會去探討這個事實之所以發生的因果關係與帶來什麼影響，然而在那之中，我們也可以了解到工會的最終關懷（顛覆勞資關係或者在勞資關係取得有利位置等等之類）是什麼。也就是說，當我們對「價值判斷」進行認識，我們便有機會對某個事實做更深入的理解。

除了價值判斷，「規範」也能夠放到認識裡面。如前所說，它們都可以被當作是認識的對象而進入認識。然而，一旦「規範」受到經驗認識的關照，它在知識的範圍內便不是以強制性或約束力這樣的角色而存在的，而僅僅是一個社會現象。也就是說，在經驗科學的領域裡，作為對象的「規範」是一種存在的東西，而不是有效的東西，³⁵而對「規範」做出的經驗認識也不因為對象是「規範」的關係就成為正確的，並且能夠依此對其他知識做出評斷。對 Weber 來講，規範這種東西讓自己成為正確而規定著人們的行動，但在知識的領域裡面，它

³⁵ Weber, Max 著／韓水法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央編譯，1998，頁 173。

只是以「經常出現並且容易理解的常規類型」這樣的理由被考慮進認識當中的。因此，對「規範」進行認識並不連帶著讓有關於「規範」的討論以及知識產出獲得倫理上崇高的地位。

所以這裡我們已經了解到對價值判斷做認識是可行的而且有其必要性。那種認為價值判斷一刻都不能與經驗認識有所關聯的觀點是對「價值中立」有所誤解了。

那麼，怎麼說「認識價值判斷」有益於「價值中立的科學討論」？它是這樣解釋的：因為對價值判斷有所認識也就是認識到了自己與其他人的價值觀，以及他們所採取並堅持的立場，這個部分的認識能夠讓研究者更加明確的意識到「界線」的存在，即劃分開「經驗知識的部分」以及「價值判准下的選擇」兩者的界線。就此來看，Weber 是怎麼講這個區分的？界線又是橫在哪裡？

2. 「理解一切不代表就原諒一切」³⁶：「價值中立」區分兩種邏輯

上述可知，對知識而言，所謂的「價值中立」不是要消除「價值判斷」，「價值判斷」甚至對認識來講有其必要，而那個「價值中立」真正想要表達的是不要去混淆兩種邏輯。「價值中立」並不是要去劃分什麼，而只是要去意識到、去認清它們的分別，因為它們原本就是不同的東西，隨後在這個分別中，更加確立經驗知識的範圍。這個它們，指的就是**經驗事實與知識／價值判斷與行動**兩類。

首先我們先對「價值判斷」做一下說明。「價值判斷」是由人本身的內心裁決提供給自己的確信。³⁷它的確是主觀的，而且是就算與他人交涉也無法解消的。Weber 認為生活領域中的價值判斷，以及各種價值判斷所依據的價值體系，它面臨的不是各種價值之間的選擇，而是諸如上帝和魔鬼之間無可調和的殊死

³⁶ Weber, Max 著／韓水法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央編譯，1998，頁 149。

³⁷ 同前引述，頁 159。

鬥爭。³⁸雖然人們對此通常毫無所覺，但價值判斷確實是嚴苛的東西，它與人的行動、生存相關，它是人之所以能成就他自己的社會生活的必要判斷。這種價值判斷無時無刻都處在衝突之中，如 Weber 所講的「敬了這個神就得罪了另外一個神」³⁹，因為選擇了某一項價值，相對的就捨棄並反對了除此之外的價值，就這種衝突來看，即使是相對主義也無法解除，或者即使折衷或表面上的和平相處，也只是改變了衝突的外在形式。⁴⁰所謂的價值判斷就是這樣的東西。

不過在「價值中立」的認識中，價值判斷又是怎樣的東西？

如前所述，價值判斷並不被認識所排斥，它可以是認識的對象，能夠被理解，可是在那之中，它被看待成經驗性的東西，完成因果解釋和理解之後它就結束了在認識上作為一個認識對象的任務。一個研究者，必須有相當自覺的知道這樣的過程屬於科學的階段。至於他在剖析了這樣的對象之後要接受、要拒絕、要評斷它的好壞、要讚美、要詆毀之類，都是他所下的基於個人價值觀上的判斷，這個部分完全是由他個人做出裁決。如同 Weber 所言，「下定一個價值判斷」的那種確信來自於主體自身，科學雖然能提供認識之明，但它無法定奪。換句話說，知識展現的是現實當中紛陳的各種價值觀之一它能夠被經驗性理解的樣貌，對此，知識並非只為某項價值觀念做理解而否認掉其他的價值觀念，它只是因為研究者的某種興趣所以被關注到，因而對它進行了認識，但這樣的價值討論絕對不是為了替某項價值觀念背書而做的，因為價值之所以有效與否，是以「判斷」來裁定，而非理解，也就是說，知識沒有辦法對某個行動者保證某項價值的有效性，那端看人如何取捨。

但是不難看見的，在研究上通常也會出現「應該如此」之類的指引。這種看似具備強制性的「應該如何」的論述，是否違背了「價值中立」？就 Weber

³⁸ 同前引述，頁 152。

³⁹ Weber, Max 著／楊富斌譯：以科學為業，收錄於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華夏出版，1998，頁 28。

⁴⁰ Weber, Max 著／韓水法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央編譯，1998，頁 161-162。

的意思，這種說明著「應該如何」的段落是無可厚非的，尤其在有關於社會政策的研究中更是普遍。它們通常是為了某種已經預設好的目的而進行最適手段的說明，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所謂的「應該如此」指的是在某個條件下或某種情境下，為了能完成某項目的而討論出的最合理的關於手段方面的指示。對「價值中立」的科學來說，它只是經驗性的去回答一個「已經安排了目的那麼如何能達到這樣的目的」的有關於手段的問題，然後除了手段之外，它或者還能提供行使了這樣的手段會產生怎樣的後果、可能會有其他在相關領域裡的價值判斷會與它作競爭等等意見。⁴¹在這個意義下的「應該如此」，只是提出了一種可能的方法，但它不具備任何倫理上的或規範上的約束性。也就是，用 Weber 的話來說，即使是「技術上的正確」也無法取得在價值判斷上的決定性的部分。⁴²在這裡有關於手段的討論的確是經驗科學的內容，但是關於「目的」，它唯有起自於某種價值觀上的判斷而被確定出來，才能由此開展一個經驗上的研究，除此之外，「目的」沒有其他源頭。而如果今天研究者在認識的過程當中對「目的」表明了接受或拒絕、承認或否認的態度，這便是出自於他個人的一種評價，也是在經驗認識當中僭越了它能力所及的範圍。

還必須提醒的是，「價值中立」的科學要有自覺的克制自己給行動者一種「能夠免除由個人自身做選擇」的印象。⁴³對人來說，他們寧願不去做出抉擇，因為一項抉擇包含的是相繼而來的責任，況且做出一項抉擇意味著顧此失彼，或者如果這項抉擇是關於自己終極的立場，那表示選定了某一種價值就會與其他價值作對，對人來說，與其自己承擔這個任務，不如由科學知識代勞指引。對於這種情形，Weber 說經驗科學無法回應這樣的期待，因為那終究是個人的問題，必須是個人基於自己的價值體系、設想自身或是替自己著想後才立下的判斷，科學知識能幫上忙的只有提供參考與批評而已。所謂的科學的權威，並不是要去取代人們在行動領域上必須由自身去做決定的責任，而研究者既不是算命師也不是預言家，他不擔保你不可知的未來的走向，所以他無法基於經驗知

⁴¹ Weber, Max 著／韓水法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央編譯，1998，頁 153。

⁴² 同前引述，頁 173。

⁴³ 同前引述，頁 154。

識做出價值判斷，它的能力不在那裡。因此，一種認為價值判斷能夠受到科學知識的講解而獲得它的有效性也只是牽強附會，經驗知識對價值判斷能夠形成理解，但不能形成對它的信仰。

所以正如 Weber 對於科學知識中的「價值中立」是這樣說明它的含意：

「...規範的實際絕對命令的有效性和經驗事實命題的真理有效性，兩者是分屬於絕對不同的領域的問題，如果人們無視這一點並且試圖把這兩個領域**強行合在一起**，那麼這兩個領域各自的地位都會給毀了。」⁴⁴

如引文所述，「價值中立」最要排除的就是那種有意或無意將這樣兩種邏輯在沒有足夠的可以辨明兩者的說明下交叉在一起的做法，它會形成混淆，而且威脅了知識與行動兩個領域的自主性。這種問題我們尤其可以拿「學者」，或更廣義的從事學術研究者，在知識的領域與行動的領域如何自處的情形來討論。

3. 學者人格：「價值中立」與研究者的專業和職責

基於「價值中立」，學者就被限定為不能參與政治活動了嗎？如果單就學者是一個「人」這個理由來看，他在他的社會生活裡不僅僅是可以，而且是必須要去做出價值判斷，如此一來才能開展出行動，而政治活動也屬於人的社會行動之一，人可以因為不同的興趣比例對它做出評價和決定。如同 Weber 說的：「對實際政治問題所持有的意見，和對政治結構或黨派地位的科學分析完全是兩碼事。如果是在公眾集會上講論民主，他無須隱瞞自己的態度，在這種場合，立場鮮明甚至是一個人難以推卸的責任。這裡所用的詞語不是科學分析的工具，而是將其他人的政治態度爭取過來的手段。⁴⁵」所以即使是「學者」，他也沒有

⁴⁴ Weber, Max 著／韓水法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央編譯，1998，頁 147。

⁴⁵ Weber, Max 著／馮克利譯：以學術為業，收錄於學術與政治：韋伯的兩篇演說。北京：

被禁止去選擇自己的立場、去做出決定，他也不需要隱瞞自己的價值判斷，甚至可以說這種隱瞞是最要受到批評的，他可以做任何他的上帝或魔鬼所要求的事情，他可以由衷的遵從他自己內心的價值觀。⁴⁶只不過，他的學者身分為他準備了一個但書。這個但書是這樣說的：「學者從事的是『價值中立』的科學認識」，簡言之，它指的是關於學者的「職責」這件事情。

這麼一來，所謂的「價值中立」的科學認識就成了從事科學研究之人的條件，他的「『價值中立』的知識產出」維持了他的專業。Weber 為何擔憂起學者的職責以及學者和價值中立的科學的關係？因為在他的時代中，「學者」這項職業一方面是國家公務員的關係，他很難避免國家的干涉（教職的指派、升降，或是學術立場等等）；一方面他又必須自己負責與課的學生人數，因為那關乎他的薪資多寡，是相當實際的生活上的問題。兩者都會擠壓到學者的專業性。對 Weber 來講這樣的因素會讓學者把有關於知識的和關於價值判斷的東西都混淆在一起，一來學者和國家能夠在這之中互取利害；再來，將價值判斷混在知識裡面，是比起單純的經驗知識更能煽動並引起學生注意的東西。就這樣的情況，Weber 才去批評說：「身為教授，不該要求自己能夠在書囊中攜帶著政治家的指揮棒。」至於一個學者實際上會如何決定，仍舊是他的內心需要的問題。但我們這裡要討論的「價值中立」和學者的關係，是有關於學者的專業性的問題。

那麼，怎麼樣才是所謂的「學者發揮了他的專業」？Weber 說學者的專業在於他能夠完成最根本的任務—理解，而相應於此的他的最根本的態度，是對於「知」的誠實。學者的人格是在明確的「價值中立」之中顯現出來的。有一種看法認為學者應該積極的去表態、去介入政治、去對社會表現出關懷，這並無礙於「價值中立」，身為「學者」，他必須注意的是他始終能謹守價值中立下區分了關於事實的經驗認識以及關於個人理想上的價值判斷的不同論述。唯有如此，他才在學術上保持著專業，並且還因為他謹守「價值中立」而使得他在

三聯書店，2005，頁 37。

⁴⁶ Weber, Max 著／孫傳釗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中立」的意義，韋伯論大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83。

行動領域中所做的實際的價值判斷更加具備重要性。⁴⁷

由上可知，所謂的「價值中立」它既不是為了束縛學者的研究，也不是為了不讓學者去做價值判斷。它的意義不在於讓學者畫地自限或者取消了他們能夠評價或決定的權利，或者他們也沒有被要求必定要將時代的責任、國家的責任肩負在自己身上。即，想要成為怎樣的學者是一個從事研究的人他對自身的期望，他依照自己所決定的樣式去建立起他自己的學者類型。而「價值中立」也可以是其中的一項關於學術的價值，它和學術的專業性扣連起來因此成為一種使命。無論「價值中立」是不是成為某個學者的立場，「價值中立」所要表達的只是這樣的意義：其一，在各種價值判斷互相衝突的世界當中使得經驗科學能夠成為可能，也就是它形成了一個可供互相理解的平台；其二，這種經驗科學的知識也提供了在行動上更清晰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價值中立」之下，學者得到的不是限制而是自主性，因為他清楚的明白了兩者的不同（對經驗做說明與分析的研究／對「價值」進行鑑定的態度），因此他能對自己在「行動者」的角色上對行動更有把握，而且也更加的合理。就「價值中立」來說，它能夠讓學者去意識到學者身分的界線，並且適宜的轉換他的角色。

三、小結—「價值中立」確立經驗科學的外圍

以上是 Weber 意義下的「價值中立」。對他來說，所謂的「知識擺除價值判斷」的意思是將「價值判斷」擺到主觀的行動領域內。如 Schluchter 講的那樣：「價值中立」的成就在於一方面允許學術根植於此文化中，卻又保證它面對週遭整體的文化時有著批判的距離。⁴⁸即，「價值中立」將經驗事實／價值判斷區別開來的用意在於辨明限度，並且讓學者保持著「個人才智的清醒」。⁴⁹

⁴⁷ Weber, Max 著／孫傳釗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中立」的意義，韋伯論大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84。

⁴⁸ Schluchter, Wolfgang 著／錢永祥、顧忠華譯：價值中立與責任倫理—韋伯論學術與政治的關係，收錄於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台北：遠流出版，1991，頁 123。

⁴⁹ Weber, Max 著／韓水法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央編譯，1998，頁 182。

在對 Weber 的「價值中立」概念做完說明之後，我將連結到大約於 1960 年開始的實證主義論戰，在那裡「價值中立」也是討論的項目之一。參與的兩個學術立場（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都表示了對「價值中立」的意見、論述與批評。就 Weber 原意的「價值中立」是用來確定科學的專業界線，對此它們持著如何的看法？又或者從中延伸了什麼？接下來的兩個章節將分別說明它們各自如何看待「價值中立」，以及它們的理論與方法如何和「價值中立」互相安置。

貳 批判理論的立場

實證主義論戰 (Positivist Dispute) 中批判理論以 Adorno 與 Habermas 著文表現該學派的立場和知識體架構，其在「價值中立」的討論和反省的核心概念有：整體性 (totality)、批評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eason)、實踐，Adorno 和 Habermas 便是由這些概念展開對「價值中立」的批評。在批判理論本身的態度上，他們將「認識是一種社會行動」的主張做嚴格的實行，即認識不只是邏輯的過程，也是具體的歷史過程。因此批判理論不把認識與行動當作不同的兩個概念來思考，邏輯上的必然性以及現實的必然性在他們的理論當中是連成一氣的。⁵⁰由此暫且能夠看出批判理論對「價值中立」的表態，即它主張「價值中立」有接受批判而被超越的必要。⁵¹

批判理論從 Weber 的「價值中立」看出了一種趨勢：在「價值中立」的概念，手段與目的分離的關係會造成兩種情形。先說「手段」。在「價值中立」之下科學知識僅止於「手段」的討論，它的內容是工具理性以及技術性的知識。對批判理論來說，「價值中立」間接促成了工具理性與技術性的認知興趣在經驗科學中的重要性。⁵²另外，在「價值中立」下「『目的』不屬知識的範圍」的主張，會形成「為了完成某個目的而進行手段上的研究」的這個過程與社會生活疏離，因為它讓自己變成單純的邏輯運用，它服務於目的，但與社會無關。因此批判理論稱「手段與目的」這樣的認識模型是疏離的手段到目的的關係 (isolated means-ends relation)，它認為「疏離」是價值中立無以避免的特徵。再來說「目的」。如 Weber 所言，世界上的價值觀皆處於無止境的衝突和相互的鬥爭之中，「目的」則是基於不同的價值體系，並且依憑著主體所做出的決定。在批判理論看來，「價值中立」容許、承認價值的非理性，它促成了一是在價值

⁵⁰ Horkheimer, Max 著／黃瑞祺譯：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收錄於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出版，1986，頁 253-254。

⁵¹ Adorno, Theodor: Introduc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63.

⁵² Habermas, Jürgen: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59.

上的無秩序的狀態，另一則是決斷論（decisionism）。Habermas 批評決斷論正當化了任意的決定（斷），因為決定屬於價值觀的領域，以價值判斷為定奪，與科學知識分屬不同領域，因此更加確立決定以及作為它的基礎的價值領域的非理性。加上價值無以解銷的衝突，種種來看，Habermas 認為「價值中立」下生產出的技術性知識並沒有辦法解決價值領域中非理性與衝突的問題，但他主張實踐性的知識能夠提供「價值中立」的二元論所造成的非理性的困局。綜合以上來講，批判理論在 Weber 所提出的「價值中立」當中，認為主要的癥結在於它分離了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連結性，變成目的單方面授與手段，手段單方面迎合目的如此消極的關係。而在這樣的關聯下，一來如 Adorno 擔憂的它形成一種「社會是和諧的分工的體系」的錯誤意識而扭曲了認識，並且因為這樣的認識，主體將安於技術性知識的安排；二來如 Habermas 所糾正的，技術與實踐處理的是不同的問題：前者負責的是「如何做」的問題，後者是從「為何做」的問題著手。但當前的經驗科學，幾乎想要以討論「如何做」的問題給予人們這樣的問題的重要性，而讓它變成「應當去做」的問題。但實際上關於「為何做」的實踐問題是與人的價值、意義或目標相關的，和技術知識所提供的方法或手段實在是兩樣東西。從另外一個面向來看，技術性知識關聯上的是管理，而實踐性知識關注的是人的交往與溝通。Habermas 在對「價值中立」的批評上很大的程度是要去分開這兩種知識的不同。批判理論不是要否定技術性知識或者經驗科學，而是要對過度依賴、混淆並且使之膨脹的情形做出反省。因此它以「實踐」來提醒「價值中立」二元論的不足，以及去說明如何在目前有的知識基礎以實踐理性去掌握實踐性的知識。

在開始進入論戰內容之前，我想要先對批判理論何以關注「價值中立」了解一下梗概。批判理論涉獵「價值中立」的討論大約可以理解為這樣的經歷：由 Horkheimer 的〈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以至論戰中 Adorno 和 Habermas 的發表，以及在那前後 Habermas 更加的投入到對「實踐」的討論，並且為了避免實踐理論可能的誤解或物化，因而又開展出他的溝通理論。⁵³「價值中立」的檢討對批判理論來說除了在學術的層次上是對二戰後英美學界的實證思潮大幅

⁵³ 高宣揚：第十五章 戰後的沉思，德國哲學通史（第二卷）。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頁 743。

擴展版圖時作一個停損，另一個則是在政治的方面延續威瑪共和強調的一種「歷史使命感」⁵⁴、一種迫於政治上背離理性的走向而去關注如何才是「理性在歷史上的實現」⁵⁵。這麼一來，「實踐」對批判理論來講是迫在眉睫的東西，也因為如此的背景使他們不免要去對「價值中立」這個「帶著在某種程度上抑制行動和判斷並且造成工具理性膨脹的後果」的概念進行再次的檢視。

最初，法蘭克福學派第一代的 Horkheimer 最先以 1937 年的〈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來標示「整體性」在整個「認識」中的位置。文中「整體性」(totality)之所以是個重點，是因為 Horkheimer 對傳統的、自 Descartes 以來的科學形式用「系統」(system)來表現整體 (whole) 有相當的質疑。Horkheimer 稱之為的「傳統理論」構成要素是：歸納的，自歸納中組成命題，而一些命題再組織成一個系統，這樣的命題系統是自我封閉的，其內部由「邏輯上的有秩序」表現出這個理論的穩定和自我完滿。也就是說，傳統理論是由命題作成骨架，用邏輯灌漿，自行具體化了的東西。對 Horkheimer 來說，「傳統理論」把事實和知識的關係簡化為邏輯、方法上的兩端，「現實」(reality) 和傳統理論的「知識」，有如錯開的兩個界域，如同他說的「在傳統理論的思想裡，個別客觀事實的起源、思想藉以把握的概念系統的實際應用以及這類系統在活動中的地位，都被看作是外在於理論思想本身的東西」⁵⁶。在傳統理論之中，「現實」只是提供歸納所用的資料庫，而「知識」變成僅僅憑藉著邏輯分析來完成的一項說明。舉個例子，比如說就像是一頭豬經過食物調理機出來變成絞肉，傳統理論的工作只在於「豬如何成為絞肉？放入絞肉機！」這個區段，它提供了為了達成目的而最有效率的方法，但不過問在此之前的豬和在那之後的絞肉有過怎樣的問題以及會遇上什麼樣的問題，然後它也不涉及肉價、物價、供需、風俗民情等等脈絡，但它的確交出了豬變成絞肉的方法，使得它能夠被普遍操作。此後，在「如何成為絞肉？」的問題之外，豬和絞肉機沒有其餘關係。這就是批判理

⁵⁴ 高宣揚：第十五章 戰後的沉思，德國哲學通史（第二卷）。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頁 725。

⁵⁵ 陳榮灼等編譯：理性化的辯證—哈伯馬斯訪問錄，收錄於當代社會政治理論對話錄。台北：巨流出版，1986，頁 221, 227。

⁵⁶ Horkheimer, Max 著／黃瑞祺譯：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收錄於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出版，1986，頁 232。

論批評的所謂的失「整體性」，以及知識在傳統理論之中變得既狹隘又任意。批判理論認為這個失「整體性」概念的情形都能而且要歸咎到手段與目的分離上去。

在 Horkheimer 看來，傳統理論不是與批判理論相異的另一種知識，反而比較接近一種謬誤。那個謬誤的開頭，一來是對「現實」的錯誤對待，二來是傳統理論為了預測和操作而偏好製作出規律性的知識以便使用。

傳統理論用「系統」(system)去宣稱外在的現實(reality)。「系統」中使用的邏輯和概念只是為了讓外在於人的現實能夠被安置在系統之中，遂而進入認識。但在那之中有關於個人部份的價值、選擇、行動以及人與人之間因為立基的價值觀以及由價值觀所延伸的行動可能產生的衝突和緊張關係卻在邏輯上有秩序的系統中被忽略掉了。從結果來看，傳統理論將有關主體的「主觀」和知識的「客觀」對立起來，因為主觀並不屬於傳統理論用系統所要收納的外在的經驗事實，所以它用排除價值的做法來完成它自己的經驗科學認識。然而這樣的認識方法讓 Horkheimer 做出了批評，他認為很明顯的，「系統」是一種異化，它的目的在讓現實能夠各自分類到它的概念體當中，認識層次上的系統從現實本身脫離，並且具體化成一個分工的體系。它所指涉的全(whole)的概念不是從現實當中去想方設法，而是它原先就建立好的系統自行攬著「全」的意向。批判理論認為用系統去宣稱包含了現實的「全」，得到的只是虛假的表象，因為傳統理論的「系統」沒有意識到被當成認識對象而相對待的現實是「人們生活於其中」的現實，所以忽略了主體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在批判理論看來就是那些被傳統理論從系統中釋放出去的關於主觀的價值部份，以及隨著價值而來的緊張和衝突關係。在 Horkheimer 認為，只有在洞察了這種相互間對抗而產生的矛盾，它才是認識到了所謂的整體，而這也是批判理論所提出的「整體性」概念的意涵。也就是，雖然傳統理論和批判理論兩者在認識上都有顧「全」(whole)的意思，但對如何是「全」以及怎樣掌握「全」的方式卻不同，因此他們所發展出的知識與社會生活、行動的鏈結也就不同。

Horkheimer 在文末是這麼說批判理論的：「然而，思想活動的特徵是獨立

地確定它應該幹什麼工作，盡什麼職責，而這種工作和職責又不是零散地完成的，而是整體性的完成的。因此，思想活動的內在本性使它面向歷史的變化，面向人們之間公正關係的建立」⁵⁷。也就是說，批判理論從 Horkheimer 開始就看出傳統理論的以經驗為體、以歸納為法，以及不斷膨脹工具理性涵蓋範圍，他們方法中所貫徹的「價值中立」形成的認識扭曲以及對實踐的迴避，在在都成為了批判理論的批評對象，並且批判理論也經由對傳統理論的批判去提出自己的關於實踐的理論。

接著，1950 年末到 1960 年的實證主義論戰中，Adorno 與 Habermas 立足於 Horkheimer 往昔的基礎繼續他們的批判任務。在「價值中立」的題目上，Adorno 和 Habermas 從兩種面向進行探討。Adorno 凸顯的是在經驗科學中，「價值中立」作為研究方法的行使原則時所造成的認識上的扭曲；Habermas 則著重於「事實／決定（斷）」二元論的討論，而提出用批判的方式去超越「價值中立」中斷裂的二元論所造成的非理性的結果。前者主張對「整體性」（totality）概念的復建，後者則檢討了經驗科學的技術性知識與批判科學的實踐性的知識兩者間存在的區別。基本上在論戰中的討論，Habermas 的論述是承續 Adorno 而來的。

以下我將進入 Adorno 與 Habermas 在實證主義論戰中對「價值中立」所做的分析和主張。

一、Adorno 的說法：「價值中立」矇蔽了「整體性」（totality）

Adorno 在對「價值中立」的回應上是這麼認為的：社會學或社會科學的其他學科將「價值」具體化成為一個單項的問題實際上是錯誤的提問。Adorno 反而認為，一旦科學知識樹立起「價值中立」的原則，便無法完成認識實在的工

⁵⁷ Horkheimer, Max 著／黃瑞祺譯：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收錄於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出版，1986，頁 266。

作。⁵⁸

上面指的將「價值」具體化為社會科學中的問題的意思是什麼？在 Adorno 看來，社會科學普遍都將「價值」當成一個特別注目的問題，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原因來自於它依照著自然科學的方式去構造社會科學，因此對如何處置「價值」的問題上做了很大的努力。而且通常在價值問題的討論上都會傾向於：越是關注價值問題、越是將它放在與科學反向的位置，社會科學就越穩固。也就是說，所謂的「價值問題」是社會科學為了保持「科學」的身分而消滅掉價值的位置，因此，價值涉入的有無便成為社會科學表明分際的標準，諸如主觀、心向、興趣等一併放入價值領域以利社會科學與其劃清界線。於是，只要社會科學主動挑明「價值」拖累了其成為一門「科學」，然後堅定的將價值劃出範圍，它便能一再證明自己是知識，並且是科學的。Adorno 從這樣的觀點產生出了對經驗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認知，即「價值中立」目的在於將「價值」從科學之中排除出去。這麼一來，所謂的「價值中立」首要面臨的就成了「如何物化（reified）價值」的問題。

然而 Adorno 批評這樣的觀點。如他所講，試圖將「價值」物化後而從認識當中抽離會扭曲觀看「整體」的視野。因為這樣的想法並沒有認知到人類是社會生活的主體並且也是社會生活的創造者這件事時，因此一味的要處分掉「價值」，試圖由此形塑出純粹的客體對象，這樣的方法不會形成更貼近真實的認識，反而會造成認識上的錯誤。

「『價值中立』之下的認識是失真的」，這便是 Adorno 的指責。

因此，Adorno 採取了從「認識」的過程和內容來發現「價值中立」的問題所在。他提供了諸如「認識什麼」、「如何認識」、「形成怎樣的認識」的方向來檢視「價值中立」並且批評它。這裡將涉及到（1）有關於對象（object: society）的問題（2）概念的形成（研究方法）與有效性的問題（3）手段／目的分離的

⁵⁸ Adorno, Theodor: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18.

問題。而後 Adorno 會提出批判理論不受縛於「價值中立」以切開「價值」和認識的做法來鞏固科學的外圍和滿足科學的客觀內容，它用「整體性」的認識來避免「價值中立」用片斷去宣稱全體的錯誤認知。

以下是 Adorno 基於批判理論的立場對於「價值中立」可能在認識上造成扭曲情況的列舉和說明。

1. 對「對象」的批評：物化了的（reified）經驗

對經驗科學來說，「對象」是一些散裝的經驗事實組合體。這些零散的經驗事實是經由主體的觀察蒐集而來的，並且只有「觀察」能夠確保所擷取到的東西是經驗現象，並且成為經驗科學的認識對象。通常經驗科學在認識當中進行的經驗事實的累積採用的是問卷調查這樣的研究方法，它在設定了研究目標或範圍之後，便會組織出一些能夠被觀察得到的項目，然後將適合的經驗放入其中，成為累積的數量之一，而這些經驗性的項目則成為了變項，它們將會表示出一個因果序列，去說明和分析研究問題。

於是，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社會，在實證的經驗科學以觀察方法的對待下就會變成由一些零碎的、不在脈絡中的經驗事實，由而似定律地建構起來成為認識對象（object）。因為基於經驗科學以技術的認識興趣所驅動而形成的認識上的偏好主要在用經驗去證實一些假設，使這些假設具備通則（law）的位置，所以與其說實證科學在研究一個對象，不如說他是在對經驗的研究上去確定出規律的有效性。而這樣的通則便是 Horkheimer 所說的，傳統理論中以「系統」來呈現的知識體。

這個由經驗事實組織構造的一種系統性，即我們稱為在實證經驗科學之中的研究對象，Adorno 如何說它是被「物化了」的呢？對 Adorno 來說，經驗科學中秉持著觀察而得到的經驗，實際上是將個人內在的感知覺經驗進行物化得

出的結果。⁵⁹也就是，這個認識對象是認識的主體藉著觀察所獲得的感官經驗，經驗科學取用這些感官經驗，再置入他們預先設定的假設和系統之中。實證的經驗科學認為認識的主體能夠僅僅行使著純粹的觀察，在這觀察之中，認識的對象能夠體現在他的感官經驗裡，因此實證的經驗科學將這個在主體之中所形成的經驗挑選出來，累積並且重塑出一個經驗事實的對象。可是如此一來，經驗科學的「以經驗拼湊出的『社會』的形象」和「主體生活在其中的社會」顯然就出現了一個區別。就 Adorno 的看法，可以說經驗科學中拿來當研究對象的「社會」是和真實的社會情境切斷聯繫，變成只是某種表面性的、拿來就用的東西。

此外，對於「經驗」能夠僅僅以純粹的觀察來獲得、能夠對它單獨的使用並且依照實證的經驗科學的預設去組建出符合他們那樣的預設的對象，就 Adorno 來看是值得被懷疑的。他認為實證的經驗科學之所以會採取「價值中立」的態度去做認識，問題出在於它肯定了這樣一個前提，即「經驗」是「同質性」的具體表現。更確切的說，不是經驗本身具備同質的特性，而是實證科學用歸納的方法將蒐集來的經驗納入某個類型之中成為數量之一，也就是它讓經驗表現為同質的。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實證科學有了足夠的信心把經驗用「類型」去操作，使得從無論哪個人都可以、都不構成差異、都將經驗與主體分離開來而獨立出所謂的經驗科學的認識對象。然而，Adorno 批評以「同質性」去標榜經驗科學眼中的現實基本上構成了欺瞞，因為它用歸納的方法壓制了個別的性質(particular)，並且在研究當中，僅僅承認普遍的性質(general)。對 Adorno 來說，同質性只是經驗科學對「全」的一廂情願的想像，真正的社會整體(social totality)不是同質性的聚合，而是由「普遍」(general)和「個別」(particular)的互相對立並且互相作用所展現出緊張和衝突的關係。換句話說，以分類概念所搭建起來的系統抹去了個別和整體之間始終往來的衝突、模合、再衝突、再模合的過程，由這點來看，Adorno 批評「價值中立」讓經驗科學在對象的生成上採取了物化的方式，指的是經驗從普遍和個體的緊張關係中分離開來，它被類型概念收納之後便脫離了感官經驗原本的脈絡。

⁵⁹ Adorno, Theodor: *Sociolog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75-76.

如上，Adorno 認為「價值中立」造成認識扭曲的第一項嫌疑：將對象與社會情境剝離開來造成了經驗事實的物化。即承接了 Horkheimer 的「沒有把實在看成是社會勞動的產物⁶⁰」的批評。

2. 對「方法」的批評：封閉的系統與客觀性

實證的經驗科學在研究方法上認為「單純的觀察越接近真實，越具足認識上的客觀有效性」，而在觀察的基礎上所形成的「概念」（也就是歸納了「觀察來的經驗」後，從裡面抽象出同質的部分成為類型）會固定成一種分類模型，經驗科學將使用這樣的類型概念去過篩經驗。因此，在實證的經驗科學那裡「概念」是一種盡可能統括零碎經驗，從中抽象出確定的、最基本、最純粹、不受中介影響的「要素」來作為它的內容。這些概念會被實證科學用於事實描述或者因果分析的句子裡，當成一種已經達成客觀有效性的形式。⁶¹簡言之，在實證的經驗科學裡認識的過程是這樣子的：起始是觀察，再來是經驗—歸納—概念—描述與分析—經驗檢驗，最終得出規律性的知識，而它的客觀性，來自於對這條程序的遵從。就這套方法，Adorno 對它有以下幾點批評：

其一，實證科學在歸納的步驟上使用了統計的方法，得出的統計量會對經驗科學在概念的設立上有相當程度的引導，然而畢竟它已不從原生脈絡來做思考，Adorno 認為雖然它試圖在盡可能蒐集經驗的面向上作努力，即它用了歸納法來掌握「整體」（whole），可是實際上它卻是一種非「整體性」（totality）的表面的整體。沒有整體性的整體意味著什麼？在 Adorno 看來，它喪失了客觀的意義。對批判理論而言，知識的客觀意義在於它去解釋了認識對象的社會生活情境，也就是說，意義來自於對脈絡的掌握，而非來自於歸納或經驗檢驗。

⁶⁰ Horkheimer, Max 著／黃瑞祺譯：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收錄於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出版，1986，頁 226。

⁶¹ 例如邏輯實證論，觀察者必須做到例如在記述時，將「我」、「現在」、「這裡」、「這個」替換為「紀錄者 N」、「地點 O」、「時間 T」、「被觀察對象 X」，邏輯實證論認為如此的轉換能擺脫不透明的主觀性對現象認識的威脅，由此產生出律則式（nomothetic）的方法。洪謙：邏輯經驗主義概述，收錄於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台北：遠流，1990，頁 71-72。

其二，Adorno 也批評實證科學從歸納來完成規律性知識。一來仍舊是對把經驗當作個別項來做使用並且從中得到一個計算上的和於是切斷了和社會的聯繫作出批評（如上述），這可以說是「空間」面向的批評；另一個可以說是「時間」面向的批評。在實證的經驗科學那裡，「概念」是經驗在歸納之後的成果，它的確定和成立在經驗的歸納上獲得了證明，因此經驗和概念就只有單向的關係，而這樣的經驗和概念的關係所展現的是對靜止的狀態的說明。Adorno 對它作出怎樣的「時間」面向上的批評？他認為實證科學的概念缺乏了歷史的特性，即除了前述它缺乏了「社會性」之外，相繼的也缺少了「歷史性」。怎麼說缺少了「歷史性」？因為在實證科學那裡，它的因果列所帶出的預測僅僅是數量以及邏輯上的必然性，但卻非現實上的必然性，對批判理論來說，所謂的知識的歷史性質是要去做一個動態式的考量的，即它關照的是一段進行中的關係，這是它的認識圖像，因此唯有當認知到經驗個體和普遍的社會生活是歷史辯證的，知識才能取得現實的必然性。

其三，實證科學認為客觀有效性只有在它的封閉體系（system）中才能完成。一方面，它把客觀性和價值中立重疊了意涵，把主體與經驗無法檢證的一切形上部分從科學的界線上裁掉，以拋棄價值的「價值中立」作為客觀性的條件。另一方面，實證科學的客觀性指涉的是貼近真實，它的裁量在對象本身，因此它總是在方法上琢磨如何讓最純粹的、核心且基本的屬於對象本身的「要素」能夠顯現出來，並且在邏輯上如何無礙的將「要素」串聯成科學的語句。但 Adorno 繼續批評所謂的「客觀性」不在主體如何隱瞞他的立場和態度，也不在方法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對經驗以外的東西進行排除，或者也不在如何的方法能夠接近更純粹的內部而挖掘到「要素」，對 Adorno 來說客觀性完全不是經驗檢驗的問題、不是在方法上就可以完成的事情⁶²，但客觀性不是別的，而是社會整體（social totality），即包含了矛盾、緊張、衝突關係等的展現，因此為了對這個部分有掌握，批判理論始終強調「詮釋」的重要。就這一點來說，可以認為實證科學甚至是在錯的地方去努力的達成客觀性。並且，對於有效性，實證

⁶² Adorno, Theodor: *Sociolog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71.

的經驗科學將有效性指為能夠重複接受經驗檢驗而不被拒斥，但對批判理論來說，在既顧慮社會的面向又顧慮歷史的面向，知識的有效性是與「應然」相關的，它不若經驗科學以經驗客體作為有效性的判准，它的知識有效性只有當實然去追趕應然時才表現出來。

其四，實證的經驗科學把以系統（system）建構知識的方法更有企圖的提出了統一的科學（unified science），意思是說只要行使分類概念和系統式的研究方法，就不再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分。這種「分類概念的系統」能夠形成知識上的分工，因此不同的類型知識都能在系統中完成自我充足，並且又在一個更廣的層次上表現出各種類型知識的專職分工，所以系統式的認識便能和諧且分工的拼整出對世上一切的認識，由此實證的經驗科學去宣稱系統得以超越學科界線完成科學上的統一。⁶³但對 Adorno 來說，實證科學所形成的和諧的知識體如 Horkheimer 所說的僅僅是產生了錯誤的意識去掩蓋了真正的現實。就它忽視現實之中的緊張關係來看，它的系統的知識所宣稱的「價值中立」就只剩下不在社會當中的意思。

就上述，實證科學「價值中立」造成認識扭曲的第二項嫌疑：用只有「經驗」和只講求邏輯的「體系」（system）建構出一個不在社會也不在歷史上的認識。

目前為止所知的，實證的經驗科學「創造了一個秉著客觀和中立的方法，並由此曲解了社會的對象（social object）也抑制了對社會進行批判。」⁶⁴

3. 手段（means）與目的（ends）分離之下科學等同於工具理性

Weber 在社會行動的四類型中，把工具理性行動當作理解的工具，因為工

⁶³ Adorno, Theodor: Introduc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6.

⁶⁴ McCarthy, George E.: *4 Critical Rationalism and Critical Theory: Popper, Adorno, Habermas, and Albert. Objectivity and the Silence of Reason: Weber, Habermas, and the methodological disputes in German sociology*. H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p. 232.

具理性行動能夠提供最單純的手段到目的的參照，它能與其他的社會行動作比較，進而去對行動者的動機部分作了解。到了實證的經驗科學那裡，工具理性不再是認識上的工具，反而成爲它研究工作的主要內容。它堅持科學知識能夠在發揮工具理性上，提供最有效的「如何達成目的的『手段』」，簡言之，他們關注的是如何認識對象、如何建立起規律等等問題，可是「爲了什麼要做這樣的認識？」「如何看待這樣的認識目的？」都不在科學的過程中做出回答。如 Adorno 講的「所謂的『價值』問題，它之所以被當成問題，是因為手段與目的的分離提供了這樣的條件，什麼樣的條件？讓理性的手段和非理性的目的之間區隔更大的拉開距離，所以才突顯出『價值』不屬於『理性的手段』的領域」⁶⁵。對實證的經驗科學而言，這就是在「價值中立」的原則下爲了維持經驗科學的地位而進行的手段與目的的分離。於是在手段與目的的分離之下「價值」放入目的的領域，並且與關於手段的理性的領域遙望，成爲非理性的。而在「目的」的領域裡，它的原則不是「看事實說話」而是「由你決定」，完全取決於行動主體的決定。在 Adorno 看來，手段與目的的二元論只會加深「知識」與「社會」的形同陌路，因爲它從知識這一方相對承認了行動領域的非理性。

此外，在只將手段納入科學討論這個面向，因爲價值被掃出科學的範圍之外，所以也就喪失了能夠去進行反省的基礎。對批判理論來說，反省不是在手段到目的的這一段研究過程中產生的，而且甚至能夠說手段到目的的研究沒有辦法促成反省，反省需要的是在某種價值立場上去對現有的作出批評才能完成。它不單純是一個邏輯過程，更是一個社會的過程。因此在實證的經驗科學那裡，手段和目的只是從屬的關係，是一個邏輯過程；而在批判理論中，手段與目的也好、主體與客體也好，都不單單是對立的，或附庸的關係，而是從這兩者之間去進行反思和批判的一種行進中的社會過程。⁶⁶

基於這一點，實證科學「價值中立」造成認識扭曲的第三項嫌疑：膨脹工

⁶⁵ Adorno, Theodor: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17.

⁶⁶ Horkheimer, Max 著／黃瑞祺譯：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收錄於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出版，1986，頁 235。

具理性以及不對自身做批判性的反省，以致知識成爲科學內部的事情，與社會情境和歷史發展無關。

以上是 Adorno 就批判理論的立場對廣義的實證經驗科學的「價值中立」原則做的幾項反省。他認爲無論是對象的構成上或者認識的方法上，這一整個從類型概念建立出的系統（system）將認識與社會切斷聯繫，使其物化，因此把主體從認識切割出去，而認識將無法作用於主體的行動。批判理論要從對它的批評之中去重新建構出「整體性」、重新安置社會與行動主體的關係，因此若要對社會進行認識的話，就必須在「整體性」的概念下去認知到個體與普遍的歷史辯證關係。

4. 「整體性」（totality）的認識如何對立於「價值中立」的認識？

對 Adorno 以及整個批判理論來說，知識爲了「價值中立」的緣故去做分際，做與「價值」的領域不相往來的事情是造成錯誤認識的主要原因。在批判理論看來，無論是「價值」或者是對價值做出評定的「評價」兩者之間並無差異，而且因爲社會是人的勞動產物，價值和評價又是行動的趨向以及人與社會的連結，所以「價值」、「評價」無法「價值中立」地脫離與人的關係，在這個層面上，研究社會的知識才更無法對「價值」和「評價」置若罔聞，甚至興起爲了替科學畫出界線而去拒絕價值或評價。所謂的「整體性」首先就要意識到「價值」、「評價」面對的不是「要」或「不要」的問題。基本上，只要去對價值或評價提出取捨就會成爲 Adorno 所指陳的「『價值中立』是一個偽提問」⁶⁷。

那麼怎樣是「整體性」（totality）的認識？整體性是具體的、社會生活情境中的整體，它不是單單是認識上所拼湊成的整體，不是由一些要件然後功能性的組織起來的系統，不是部份累計成總合的關係。相對於它的靜態對立，批判

⁶⁷ Adorno, Theodor: Introduc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59; Adorno, Theodor: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18.

理論的「整體性」是動態過程的想像，整體性認識依據的是個體和普遍、主體和客體的歷史辯證關係，它置身於人與情境彼此間無法解消的緊張、矛盾、衝突關係而相互依賴和相互改變的辯證的過程之中，因此 Adorno 說一種真的和有效的認識無法從社會的矛盾內涵中分離開來。⁶⁸

在「整體性」中，認識涉及的不是單純的概念的形成和組合的問題，它所思考的是有關於概念與對象間的關係。從 Horkheimer 延續而來的觀念：「在批判理論影響下出現的概念是對現在的批判」⁶⁹便能看出批判理論在「概念」上交派的是與傳統理論不同的任務，它的「概念」並不是用來應付共通性的抽象體，更要緊的是概念呈現出能夠與「對象」有所交流的狀態，而這樣的交流表現為它對對象的批判。既然「整體性」指的是由緊張和衝突所延展出的不斷進展的過程，那麼「概念如何呈現」就是一個問題，畢竟這樣的「過程」以經驗科學式的系統內的分類概念是表現不出來的。批判理論改變了對象與概念的關係，不再如實證的經驗科學一般的「『概念』由經驗單一構成」，他認為「概念」是對整體（whole）的設想，但這個設想中的整體並非僅僅是經驗的總合，而是一種對階級結構、社會制度內部矛盾的相互關係的解釋。⁷⁰

相較於實證的經驗科學的「概念」只是匯聚「表象」（appearance）而得出的成果，對這種僅僅表象的東西，批判理論質疑它是想要巧妙的排擠掉其實還有個「本質」（essence）的東西。經驗科學很容易的用了「排除形上學」的原則把「本質」置於不論之地，但那卻是批判理論認為不可輕易放棄的部分。

批判理論用在認識上的「概念」，與表象和本質有怎樣的關係？嚴格說起來，Adorno 決不是反對「經驗」的重要性，但在認識的過程中，經驗並不是只需要被觀察然後被整合到功能系統裡而已，這不過是所謂的「表象」的部分，

⁶⁸ Adorno, Theodor: Introduc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21.

⁶⁹ Horkheimer, Max 著／黃瑞祺譯：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收錄於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出版，1986，頁 242。

⁷⁰ McCarthy, George E.: *4 Critical Rationalism and Critical Theory: Popper, Adorno, Habermas, and Albert. Objectivity and the Silence of Reason: Weber, Habermas, and the methodological disputes in German sociology*. H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p. 234.

而且在這個「表象」面前以為已經完成認識便收手才是他要去批判的。Adorno 以及批判理論脈絡中的「整體性」由此看來就不是「經驗和邏輯的功能體系」，他認為社會中的真正的關係，即它的內在矛盾，在那之中無法顯現出來。那麼究竟是怎樣的形式才能表現出「衝突」的內容？社會的緊張關係如何才能被認識到？Adorno 認為「經驗」的觀察與累積只是其中一個部分，它只給出了類似「點」或者「聚落」般積量的東西，但還必須突顯出它們的關係和結構，也就是類比為「線」或「面」的東西，而「整體性」則是經驗事實在歷史的社會情境中不間斷的構建出關係和結構的過程，這必須藉由解釋（interpretation）才能有所掌握。

就 Adorno 來說，「表象」（appearance）與「本質」（essence）的辯證關係就是「整體性」，也就是「概念」所要掌握的東西，也就是「社會」，當然也就如同上述的是「經驗事實在歷史的社會情境中不間斷的構建出關係和結構的過程」。所謂的「本質」指的是社會力或者時代精神，在歷史的行進和社會的建構中一種規律或結構（不是經驗科學在經驗當中建立出來的似法則般的規律），它在「本質」和作為「表象」部分的現象、事實之間交互影響下，歷史能夠不斷的創造出來並且行進下去。但這個「行進」並非任意的，它的方向、趨勢、類似目的性的東西，則是由「本質」所帶動。Adorno 解釋「本質」可以分為：既存現象所表現出的目前的樣子，以及以往默默支撐歷史發展但卻沒有彰顯出來的部分，最後還包含了發展中將會成為如何⁷¹等三個部分，這也是他所說的「事實上存在的」（real）與「可能性」（possible）的關係⁷²。而批判理論一來對經驗事實累積著關於「是什麼」（is）的說明和分析，然後再關注於這些「是什麼」的東西被人們如何的評價（judgment）。這個「評價」顯現出「是什麼」的這個對象在整體當中以什麼樣的「關係」被牽連起來，於是「評價」就能夠成為「可能性」（possible）的部分，使得「事實」不斷地要與它契合。在這邊，事實／評價的關係似乎已經要帶離原本的二分的關係。

⁷¹ Adorno, Theodor: Introduc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36.

⁷² Adorno, Theodor: *Sociolog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69.

批判理論想要反省的是一直以來的科學知識都專注於對「是什麼」做出說明，將知識放在「是什麼」的範疇裡，相對的將「評價」區隔成遙望並且無關的領域。在經驗科學那裡事實和評價是被技術性切開的兩部分。但承接上述 Adorno 對於概念是本質和表象之間的辯證，知識是在「事實上存在的」(real) 與「可能性」(possible) 的關係之中形成的，在這樣的基礎上他怎樣去解釋「評價」在這當中的位置？

所說的「評價」，是關於某個實體自身的形成和這個實體如何捲入社會整體的一個指引，它是主體要將某個事實與社會情境有所關聯時進行的連結。從這個對象內部自身所發展出的期望如何、應該如何 (ought to be) 的「評價」，和實際上存在的「是什麼」(is) 兩者之間形成了落差，這就是「矛盾」的所在。對批判理論來講，這個「矛盾」便是開展一次認識的機會，也是不斷再製社會的機會，而知識，就是一段對矛盾的反思當中始終去追求著同一性 (identity) 的過程。唯有在從評價所給出的「預期」以及現實經驗和這個「預期」之間存在的差距裡面，才能保有著認識的整體性，才不至於剝奪主體的位置。

當然，批判理論除了彰顯評價與事實之間表現出的「矛盾」關係，從這樣的矛盾中才能理解社會的動態的整體性。這個認識包含了一個前提的，即它主張「認識」指的是「對人們在『實踐』中改造現存整體形成先行性的認識」⁷³。因此「評價」在批判理論的意義下也不如以往被認為是任意的，而是在批判理論追求的目標—社會的合理狀態⁷⁴之下，相應著當前的經驗、事實、現象去完成整體性。

由此 Adorno 才批評「價值中立」一來把認識侷限於「表象」，二來又把認識過程與社會過程切分開來，使得「知識」屈就於社會的分工體系當中，又阻

⁷³ Schweppenhäuser, Gerhard 著／魯路譯：第三章 理性的自我批判，阿多諾。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頁 39。

⁷⁴ Horkheimer, Max 著／黃瑞祺譯：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收錄於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出版，1986，頁 240。

隔了在社會生活世界中去「實踐」的必要性。

關於「實踐」，也就是討論關於知識與行動、關於陳述（description）與規範（norm）、科學（science）與倫理（ethics）、事實（facts）與決定（斷）（decisions）、認知（cognition）與評價（evaluation）的諸種二分。接下來 Habermas 則著力於從「實踐」來解釋「批判理論如何克服並超越『價值中立』」。

二、Habermas 的說法：「價值中立」拒絕生活實踐（life-practice）

Habermas 認為所謂的「價值中立」，一種用邏輯與方法進行的切割，把真正的社會生活從知識生產中切掉，並且以經過反覆經驗檢證後確立下來的似定律去代表歷史的發展與變遷，其中不給予主體性位置，因此「實踐」在裡面產生不出來。採行「價值中立」的科學認識沒有在行動上去「實踐」的意圖，所以關於主體行為的憑藉——「規範」（norm）也被排入了在「價值中立」原則下的一系列拒絕名單中之一。但 Habermas 就從這裡發問：「有脫離的了規範性聯繫的知識嗎？」⁷⁵ 所以他去批判在「通則」（law）區隔「規範」（norm）之下的「決斷論」（Decisionism），用它來表現「價值中立」把規範的部分與認識斷絕關係所造成的知識止步於非理性的領域的情形。這是第一點。

接續著上述的決斷論，從知識剔除社會規範（norms）的作用而欲成就「純理論」這一點來看，Habermas 還批評了「合理性」（rationality）在科學知識中壟斷的姿態。對 Habermas 來說，「實踐」恰恰起自於「價值中立」指使知識截斷了社會規範，並順水推舟將它一併推到門外，取而代之的是實證的經驗科學基於建立似定律般的規律（law-like regularities）導出的技術和管理。如此一來，「價值中立」便讓知識自以為無關於做決定（斷）的必要性，由而從迴避掉「決定（斷）」也迴避掉知識與歷史進程的關係。不過兼具「價值中立」的經驗科學認為他們對人類行為是有促成一股積極的推力的，尤其是從歸納而來的經驗通

⁷⁵ Habermas, Jürgen: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49.

則能夠提供預測，並且進行有效管理，它提供這樣的「可能性」，而這是科學能夠做到的極限，除此之外經驗科學無法同意將手伸入規範的領域。Habermas 則批評實證的經驗科學在「價值中立」的堅持上（描述性的陳述／規範性的陳述的區分）已經走向極端的文法上的要求⁷⁶；而在它技術的認識興趣之下，科學知識縮限成工具理性的產物，個人的獨立自主在這裡面不是重點，反思、解放不在考慮範圍，這也是 Habermas 去說明技術不等於實踐的依據。「如何是『實踐』？」這是 Habermas 在批評「價值中立」當中要去論述的第二點。

所以，除了先前 Adorno 在「整體性」概念上強調的由認識緊張和衝突建立出的社會情境才能形成不受矇蔽的知識之外，Habermas 則是更把辯證的知識和歷史進展與實踐接連起來。首先進行的是 Habermas 對「決斷論」的批評。

1. Habermas 批評「事實／決定（斷）」二分下的「決斷論」（Decisionism）

「決斷論」是「價值中立」的奉行者，而且它可以說是和實證的經驗科學從正好相對的方向對「價值中立」原則再一次的確定。即，實證的經驗科學的「價值中立」是從認識區隔評價來確立出科學知識的外圍，而決定論的「價值中立」則是依據評價與認識的區隔，標立出由價值判斷而來的「決定」不具經驗事實的脈絡，交至個人手上由主體作出選擇，因此是任意的且非理性的。Habermas 形容「價值中立」所促成的決斷論是「打著『決斷』的旗號，蠻有精神地過起了隨心所欲的生活。⁷⁷」

「價值中立」，意即「事實」與「決斷」的二分，也是指關於「經驗的規律性」的通則（natural laws）以及關於「主體行動」所依據的準則（social norms）這兩種不同的規則是自成體系且獨立自主的。⁷⁸所以，在決斷論的預想裡面，

⁷⁶ Habermas, Jürgen 著／黃瑞祺譯：知識與人類興趣：一個概觀，收錄於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出版，1986，頁 366。

⁷⁷ Habermas, Jürgen 著／郭官義，李黎譯：獨斷論、理性與決斷，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339。

⁷⁸ Habermas, Jürgen: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它將知識與行動的職能區分的很清楚：科學知識所追求的通則取決的是「經驗」，經驗是使其有效的基礎與判定；而在行動上，是「做了某項決定」之後使得行動得以開展，這個「決定」取決於個人主觀偏好的驅使而作出的價值判斷，「決定」的有效與否觀照的是主體自身。簡言之，在「價值中立」的意思之下，決定（斷）與知識是主觀與客觀之別，因此在「價值中立」所切開的事實／決定（斷）清楚的表示了它們各自的基準是不同的，兩者間踰越不能。「決斷論」所堅持的便是「以個人的價值判斷為行事依據而做出的『決定』」與知識領域之間並不存在延續性，它們是兩個領域、兩種類屬，非理性與理性的對立。對 Habermas 與整個批判理論來說，「價值中立」承認科學之外的非理性，這個不受工具理性主宰的部分一是決定了認識的目的（ends），另外則是在行動當中，以個人的主觀價值判斷做出某項抉擇。於是它們變得相當任意，無論是認識目的或者採取行動，只要在「價值中立」的原則之下，它們都得被「知識」束之高閣，對擁護「工具理性」的立場來說，目的與抉擇從來就不在邏輯或科學方法的解決範圍之內，而且它們也沒有擔負這個責任的必要。然而，Habermas 與批判理論卻看見了發展工具理性的科學持價值中立所造成的缺失：在知識的領域裡安於將各類現象整編至規律當中，以技術、管理為最終目的，沒有「反思」（reflection）的餘地；在政治的領域裡，也致使了非理性決斷的事態產生（例如納粹、二戰）。由此可以看出 Habermas 從「價值中立」去追究「合理性」，而又從中提出「解放的興趣」以扣連上「實踐」的脈絡。

於是 Habermas 對決斷論的價值中立主張產生了這樣的疑問：「價值判斷」是如它說的與經驗事實脈絡切離開來、與認識無所交涉、憑恃主觀而任意的東西嗎？如果不是，或者如果必須從這裡有所超越，那麼「事實／決定（斷）」應該有（是）怎樣的連結？對 Habermas 來說，批判理論怎樣解釋了通則（laws）與規範（norms）的關係？

先來說通則（laws）。在實證的經驗科學裡，通則是由經驗抽象出來的概念建立起來的，⁷⁹在社會科學研究當中會遇上的關於「『歷史』是什麼樣的東西」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44.

⁷⁹ Habermas, Jürgen: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或者「怎樣對『歷史』能有所了解」的問題，但在實證的經驗科學裡卻不是從歷史本身去完成對它認識。實證的經驗科學認為無論對象是自然或歷史，研究的形式都只會是因果律以及從那裡得出來的預測。⁸⁰然而 Habermas 基於整體性，強調了「歷史」與知識的關係，並非實證經驗科學式的將歷史收攏在通則下，成為其中一個分析對象，也不是單純由經驗累積與反覆檢測就能抵定成為規律的東西。所說的「歷史性的律則」(historical laws)是在對意義的詮釋上才被表現出來的。⁸¹因為歷史是一種進展 (movement)，是由生活在歷史生活情境的行動主體進行具體化 (concretion) 與實現 (realization) 的過程。如同社會整體是個別 (particular) 與普遍 (general) 無止息的經歷批判與追求同一 (identity) 的過程，歷史的規律性則是「主體意識」(consciousness of the acting subjects) 與「客體情境的意義」(objective meaning of a historical life-context) 之間的批判與追求同一的過程，這兩者間不斷經由批判以尋求契合的經過必定只有對它進行詮釋才能有所掌握，直線式的因果律並不能對它看出端倪。

再來，「規範」就實證經驗科學的說法因為經驗無法提供依據、方法上無法解決，因此「應然」不屬於知識範疇，由此看來經驗科學產出的技術性與管理性知識只足以成為行動領域中的選項之一，而不是使其具備「成為人類行動準則」的效力。可是對 Habermas 來說社會規範既然是社會生活中人類行動的準則，在「認識」當中就必須考量到它。怎樣的考量？它首先是一種前理解 (pre-understanding)⁸²，提供一種社會情境的「意義」的詮釋，再輔以經驗分析而成為知識，之後，在這個進程上又產生出對社會整體的期待，因此原本的知識會受到一種「應然」性的預想的批判 (Habermas 認為受「規範的應然面」驅策下對人類行為產生出的「期望」才是經驗知識必須接受的檢驗)，於是這個「批判」才催促了「實踐」的出現。如 Habermas 所說，所謂的「實踐」是與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38-140.

⁸⁰ Habermas, Jürgen: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37-138.

⁸¹ Adorno, Theodor: Introduc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37.

⁸² Habermas, Jürgen: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60.

「規範的意義」連結在一起的，⁸³也就是說，若是實證經驗科學那般，將認識、知識侷限於經驗符合與經驗檢證上，單單將價值、意義、規範劃開形成陽關道與獨木橋的不相往來，那樣一來「實踐」就無法成形，而人類行為的指導雖由技術性知識提供一種由規律進行的收編，但真正發生的人類行為在進行「決定」的時候卻是隨心所欲的，「只要實證經驗科學禁止認識中有『社會規範』的位置，那麼那個認識的目的（ends）就不會被討論，只是被給予而非接受批判，而從屬於非理性的態度」⁸⁴。就這方面來說，Habermas 對於「價值中立」的擔憂始終在於它使得「任意的決斷」、「獨斷」、「專斷」（arbitrary decision）成爲合理。

如上述，在 Habermas 的觀點裡，實然與應然、事實與決定若是以陳述目的不同而隔出了它們的距離，只會如同 Adorno 所說的造成認識上的扭曲，並且臣服於安定秩序的技術性知識之下，埋沒了啓蒙與解放的機會。對於「該拿價值中立的『事實／決定（斷）』區分怎麼辦？」這個問題，Habermas 的回答卻不是徹底否定這樣的二元論。他的看法是：「事實／決定（斷）」或者「認知／評價」或者「描述性的陳述／規範性的陳述」如此的二元論，並沒有適切的表現出知識的內容以及標界。⁸⁵而 Habermas 以及批判理論能夠提供超越這種二元論的觀點，即批判的討論（critical discussion）。更進一步的說，Habermas 批評實證經驗科學以爲「價值中立」能提供科學知識有效基礎以及鞏固科學在社會體系的分工地位，於是在狹隘的學科內部執行了工具理性，並且除此之外的其餘則是經驗科學分際以外的事情。至於他提出的「批判的討論」，便是爲了克服「任意的決斷」以及「事實／決斷」被當成不相干的兩領域被切開的情形，也不會有「主體」必須在研究者／行動者的身分切換上產生困惑。

2. 「批判的討論」（critical discussion）得以跳脫「事實／決定（斷）」的二分

⁸³ Habermas, Jürgen: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45.

⁸⁴ Habermas, Jürgen: A Positivistically Bisected Rationalism.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99.

⁸⁵ Habermas, Jürgen: A Positivistically Bisected Rationalism.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216.

Habermas 認為批判理論能夠以「批判的討論」完成更加切合社會整體的認識，它不若實證的經驗科學僅止於對事實做陳述，批判的討論的內容可以分為三個部分：「描述」(descriptive)——對事件的陳述；「假設前提」(postulatory)——建立認識過程中的規則（價值判斷、規範、判準一些定義上的決定和指引）；「批判」(critical)——證明且使得那些決定成為正當。無論是主張、命題或者是制定給人類採取某行動的計畫，在認同這些表述或議論之前都要經歷「描述」、「假設前提」以及「批判」，這就是所謂的「批判的討論」。⁸⁶對 Habermas 來說，知識形成不再是「方法／目的」、「認知／評價」二元論中的各自封閉，而是三種語用類型互為彼此的先決條件、牽制和循環。Habermas 批評實證經驗科學認為自己能夠做到，或者已經做到「將價值與規範推到界外」，只要觀察與經驗便能完成認識。然而事實並非如此，Habermas 認為會提出這樣的主張既可能是實證經驗科學沒有真正的認識到現實，也可能是他們只願意有那樣的認識。對批判理論來說「手段到目的」的模式，在知識形成上除了過於簡化之外，最多也只能是表象的東西。然而 Habermas 提出有別於二元論的模式，採「描述」、「前提」、「批判」三重的交互關係，他認為這樣一來便能形成顧及社會情境與歷史發展的知識內容以及去完成啓蒙意義下的「實踐」。

「描述」、「前提」與「批判」是怎樣的關係？「價值中立」所促成的任意的決斷，若改由「批判的討論」的方式進行知識建構便能使之轉化為「理性的決斷」(rational decision)？

以 Habermas 的「描述」、「前提」、「批判」三者互為預想以及預先條件來看，實證的經驗科學只是從中切走了描述的部分，並且相當堅持這部分的工作。不過 Habermas 說，當在從事「認識」的時候，必定會用理性去檢視其中的內容，而這個所謂的「用理性去檢視」的動作，一定包含了關於「論據 (arguments) 和態度 (attitudes) 之間的聯繫」的解說。它的意思是什麼？首先，「描述」指的是對現象的描寫，不是只有觀察，還包括了該現象在整個文化體裡有怎樣意義的解釋；「前提」指的是關於無論是實踐的、邏輯的或者方法論的，其中建立

⁸⁶ Habermas, Jürgen: A Positivistically Bisected Rationalism.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218-220.

的規範、標準、判准與界定等等，都包含在「前提」的部分；「批判」指的是對於在「前提」的階段所做的那些「決定」（包含的標準、判准等等）進行考量、評價、判斷以及確認，這樣的「批判」是爲了將「預設前提」也放入理性的認識過程裡面，而不要它被過於簡單的「因爲歸屬於價值」排除在認知之外。這也是「批判的討論」所謂將「論述」（arguments）和「態度」（attitude）連結起來的關鍵環節。而批判理論的「批判」是如何進行的？這個環節中的「批判」是要去討論出在「前提」中的「決定」的正當或適切與否，因此它採行的是整體性的批判，也就是經驗分析的部分以社會中的規範和期待進行批判，以及反之的規範由經驗分析對它做批判。

於是，在一個橫切面來看，「描述」當中包含了「前提」，它提供了情境關聯，尤其是意義的解釋的部分，因此能給「描述」建立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也就是替「描述」界定好有關對象描寫上的規範和依據。所以和實證的經驗科學用「經驗」來作爲描述的成形模和規範，批判理論在現象的描述上則是由「前提」來訂定規則的。差別在於批判理論認爲所謂的「認識」，並不是在面對單獨的「經驗」，而是嵌在某種歷史客觀意義裡的經驗才是他們的認識對象，所以「前提」是使得「描述」能夠關照到「意義」的必要的東西；而「前提」取決於「批判」，因爲「前提」基於「某種表態下去決定」的判准、界定、規則，則需要在「批判」的過程當中進行評議，使其有正當性。意即，這個「批判」所面對的對象是：在「前提」包含的「經由表態之下而決定出的規則等等由某種『價值』所驅動的東西」。而「批判」所進行的便是：對於和這些不管是規則、判准、標準、界定有關的考量或評價或判斷，將這些爭論放在一起討論、做出整理，去對這些在「前提」內的「決定」有所確認和保證。也就是說，假使「前提」不經受「批判」，前提內所包含的態度和價值判斷的部分就會變成獨斷，而爲了維持所謂的「理性」的認識，「前提」就並非是置於知識生產鏈之外的部分，而是其中的環節；「批評」是去評論出「前提」的適切性，也使得「前提」得以拒絕掉任意的傾向。

大概做個統整和比較：實證經驗科學「價值中立」的「事實／決定（斷）」二元論以及以此爲基礎的「決斷論」，和批判理論的「前提—描述—批判」三重

的「批判的討論」，分別代表了兩種「知識與價值」的關係。前者所持的關鍵在於「經驗檢驗」(test)，後者強調的則是「批判」(critique)。

實證經驗科學之所以將「經驗」當作知識與否的判定，是因為「經驗」才是真實的所在，而知識除了為「真」之外不做多餘涉入（例如：價值判斷、決定（斷）、規範、倫理等等）。因此實證經驗科學唯有宣稱「價值中立」才能確保科學知識的分際與最終目的。

然而，批判理論批評實證經驗科學：**第一、缺乏對「歷史情境的意義」的詮釋。**所以批判理論從來就認為將「觀察」當作認識開展的基礎，是刻意忽略了情境的所在，它只能及於表象，但那既不是社會，也不是歷史，這便是 Adorno 所謂的「價值中立」造成認識上的扭曲。Habermas 認為對歷史情境的闡述，是爲了讓認識的對象展現出它背後、它身處、它的如何造就、流轉而成的一個意義體系，如此才能真正認識到作爲一個社會的以及歷史的那個對象。而 Habermas 在批判的討論中，強調「前提」與「描述」的關係，便是爲了補足認識對象的「歷史情境意義」的部分，因爲「前提」的內容，就是去「決定」出某個歷史情境意義，而提供給「描述」。**第二、缺乏對「方法與目的」的反思。**實證經驗科學在恪守方法和目的分離的原則把科學知識等同於歸納法，然後在謹守現代社會的專業分工和爲了以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手段來完成認識，所以採取經驗認識、經驗檢驗。爲了它們本身的精確、不偏頗以及專業，因此它們不過問目的，如同專業官僚一樣，它們作被交付的事情，作分析、說明、預測，提供機率等統計量而非決策。對它們而言這是專業分工底下的規則。如果說純粹的觀察而取得的「經驗」是實證經驗科學的內容，那麼將目的與科學研究本身劃開便是實證經驗科學的形式。然而，Adorno 批評就是因爲實證經驗科學講究方法和目的上的分工，才讓打開這個裂隙的「價值中立」得到位置，而且還隨著實證經驗科學的流行而獲得了鞏固。「價值中立」在實證經驗科學的領域裡變成了和「客觀性」相互輝映的概念。如果用 Horkheimer 的話來講，方法和目的的分離只是因爲它們不想擔負歷史進程的**責任**而已，「價值中立」只是替它們自己解套的說辭，並不能對認識增加任何的有效性。而批判理論正因爲不讓工具理性消蝕了原本啓蒙的理性的意義，因此提出了「批判理性」去對抗「合理

性」。也就是 Habermas 講的「批判」和「前提」的關係，在「前提」裡面所包含的目的、動機、價值判斷等先行決定的部分，還必須經過「批判」將它們放入理性的認識的過程裡面。對批判理論來說，當「實然」與「應然」處在相互批判的關係中，知識才能在歷史的情境下獲得它的有效性，⁸⁷而且也才能改善對「任意的決斷」束手無策的情況。更確切一點來說，方法和目的之間應該以「反思」連結起來。因而方法與目的既不是兩者無關，也不是將目的單方面安置在方法上，或者單方面用方法去達成目的，而是方法和目的加上「批判」，三方的辯證關係。這個「批判」，就批判理論而言是一個「整體性的批判」，它能夠一方面避免傳統理性主義把理性絕對化，並通過科學技術的成果架空理性的傾向；另一方面又避免傳統馬克思主義把歷史規律絕對化，忽視個人理性的自我反思功能的極端主義結果。⁸⁸如此一來，知識才能將倫理的、實踐的、創造歷史一併包含在內。⁸⁹

就上述，Habermas 認為將「事實／決定（斷）」的二分解除了之後，才能有「實踐」的可能，而且這個實踐與認識不是上下指派的關係，若是基於「整體性」的認識，實踐就會是必須而且是必定出現的東西。但，什麼樣是批判理論所說的「實踐」？它與實證經驗科學「價值中立」下所產出的技術與管理有如何的不同？

3. 「價值中立的旗號下，同實踐的一切其他關係都黯淡無光」⁹⁰

在 Habermas 那裡，他認為「價值中立」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它截斷了「決

⁸⁷ *The empirical validity of basic statements is measured against a behavioral expectation governed by social norms.* Habermas, Jürgen: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53.

⁸⁸ 高宣揚著：第十五章 戰後的沉思，德國哲學通史（第二卷）。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頁 743。

⁸⁹ McCarthy, George E.: *4 Critical Rationalism and Critical Theory: Popper, Adorno, Habermas, and Albert. Objectivity and the Silence of Reason: Weber, Habermas, and the methodological disputes in German sociology*. H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p. 245.

⁹⁰ Habermas, Jürgen 著／郭官義，李黎譯：獨斷論、理性與決斷，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340。

定(斷)」、「價值判斷」、「規範」、「應然」等行動領域中的要素，因而打壓了「實踐」。相反，若是循著「任意的決定(斷)」經由「批判的討論」成為「理性的決定(斷)」，「實踐」就不至埋沒。對他而言，批評「價值中立」，就是替「實踐」做平反；當然，也可以說，倘若「實踐」總是在考慮的範圍內，就不會有所謂的「價值中立」的原則、假設和問題。「價值中立」和「實踐」的對反性可以在「實證經驗科學的所生產的應用技術」和「批判理論的實踐」間比較看出。因此以下所要論述的便是實證經驗科學價值中立下的「技術」和批判理論整體性下的「實踐」兩者的不同，以及價值中立如何萎縮實踐的情形。

實踐和技術，兩者皆為理性產物，一是歷史社會情境中理性的決斷，另一則是理性方法的成果。

先說後者。「技術」的應用知識，也就是在 Habermas 的〈知識與人類興趣〉裡的與經驗—分析性科學與技術的認識興趣的扣連。他認為經驗—分析性的科學有兩種特性，其一是客觀主義，其二是純理論。什麼是「客觀主義」？它的意思是在認識的過程當中僅僅把外在的經驗事實當作能夠直接聯繫上的對象，在那之中，主體不會有位置，甚至也不應當有位置，因為主體性所帶來的會是干擾，而影響認識的準度。這個「客觀主義」的特質就展現在經驗—分析性科學的方法上，諸如它以「觀察」作為探尋經驗的基準；或是以建立通則性的知識為目的，化減與主觀性相關的價值、興趣、意義等等的不一和混亂情況。也就是說「客觀主義」首先就在認識論的層次上包含著將價值驅逐出科學知識的領域當中。因此，隨之而來的「純理論」特性，不再關注個人的自主性行動，而是把「行動」當作通則知識的末端實現。⁹¹

承上述，經驗—分析性的科學在行動領域的傾向上偏重的是技術、管理和控制，並且企圖將社會生活的問題全都由技術性的知識包辦。但往往這種技術性的知識所提供的控制與管理都立基於一種既定的社會利益，因為它本身不做反思，因此也不提供互動、溝通或者共識的可能。對 Habermas 來講，這種技

⁹¹ Habermas, Jürgen 著／黃瑞祺譯：知識與人類興趣：一個概觀，收錄於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出版，1986，頁 362-371。

術性的知識所形成的行動傾向與「實踐」相去甚遠。最主要的是，技術性的知識並非與社會生活世界相關，而只是「一種獨立的工藝學，以價值中立的名義決定著實踐的被強佔和被僭越的領域。⁹²」如此一來，「價值中立」和技術性知識的契合便把和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有關於規範的部分帶離了科學的範圍。⁹³在 Habermas 看來，現代的科學以及籠罩在現代科學之下的現代社會，都因為過度發展技術性的知識，將所有的「行動」或者政治領域規劃成技術管理，壓制了對其反思的可能性，也就忽略了「實踐」的意義。

那麼，怎樣才是「實踐」？

關於「實踐」，古希臘哲學和批判理論都對它有所要求。古希臘哲學中的「實踐」，是將它們在理論上對宇宙的沉思默察，對宇宙理解出一套秩序並且在內心依附於這樣的秩序。人們以模仿宇宙秩序來塑造他們的行為。因此，對希臘哲學而言，理論的得出主要在於讓人能夠仿效自然界中的規律，形成純理論連結實踐（宇宙－理論－模仿－理論家）⁹⁴的關係。將理論中的規律帶入人的生活態度中而成為生活的規範，這樣的「實踐」是古典意義的「實踐」。然而批判理論的實踐則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實踐。

對批判理論來說，「實踐」的主要構成在於「反思」(reflection) 而非仿效。所說的「反思」，採取的是一種啓蒙理性，是爲了批評膨脹的工具理性，而從那之中進一步的發展。關鍵在於讓人回復自主性，並且使得人的實踐能夠與知識合一而促成歷史的理性進程。

在批判理論看來，經驗科學「價值中立」地操作下形成單方面的技術與控制的知識，另一端的行動者對此只有接受或不接受兩種選項，經驗知識並不提

⁹² Habermas, Jürgen 著／郭官義，李黎譯：獨斷論、理性與決斷，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346。

⁹³ Habermas, Jürgen: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45.

⁹⁴ Habermas, Jürgen 著／黃瑞祺譯：知識與人類興趣：一個概觀，收錄於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出版，1986，頁 366。

供他們去反省的機會，因此 Habermas 才說「經驗分析的科學，產生了技術方法，但是，經驗分析的科學並不是對實踐問題的回答⁹⁵」，也就是說技術性知識不讓「人」去設想他們真正的、生活中的問題，然而卻只是拿出了工具並且要求他們使用那樣的工具而已。技術性知識並不關心歷史發展，對於人和生活，它給予的是合乎效率的配置。他認為所謂的「實踐」應該在技術的基礎上去進行批判性的思考，而行動不是依靠著技術的單項指引，而必須將社會情境和歷史意義與人連結起來去做考慮，Habermas 說經驗科學「價值中立」地將決斷與知識分離，間接造成的歷史發展的非理性是批判理論所反對的，因此他們拒絕將知識停留在技術性知識的程度，而批判理論的「實踐」便是為了「歷史的理性化」而來：即，不是通過勞動人民的不斷擴大的控制和監督權，而只能通過一個更高的反思階段，即只能通過行動著的人的、在解放中不斷前進的意識來推動。⁹⁶

三、小結—「價值中立」造成的扭曲與技術性支配需要被超越

以上，批判理論一一分析了經驗科學因為「價值中立」的原則而形成的諸如對象、方法，以及事實／決定（斷）分離的問題。它批評在「價值中立」之下，經驗科學默許歷史、社會情境和政治的非理性發展，而且也連帶萎縮了人在認識上的主體性與在行動上的理性自主性。

對批判理論來說，它堅持以**批判理性**來趨緩經驗科學中過度合理性的情形。在 Adorno 那裡，「價值中立」意指實證經驗科學式的，在認識上脫離了社會情境意義並且讓知識擺脫了成為歷史發展的助力。他提醒「價值中立」科學的認識論是相當自然科學式的，忽略了社會情境的意義與主體性的連結，所以他把重點放在「整體性」，讓存在於實在中的矛盾關係，以及由矛盾與衝突才得

⁹⁵ Habermas, Jürgen 著／郭官義，李黎譯：獨斷論、理性與決斷，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330。

⁹⁶ Habermas, Jürgen 著／郭官義，李黎譯：獨斷論、理性與決斷，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351。

以開展的歷史能被關注到。這些部分，在「價值中立」下的經驗科學不提及意義、價值，單以構成和諧和因果律是表現不出來的。

而在 Habermas 那裡，「價值中立」指的是認知與評價、知識與行動的二元論，尤其還促成了「任意的決斷」的產生。他批評決斷論在「價值中立」的原則下把知識與行動兩個領域徹底截斷，造成知識不負使命而行動憑藉個人主觀偏好的情形。Habermas 認為僅僅在學科內部發展工具理性是不行的，但即使是把個人的行動與該如何做的決定也都從工具理性所生產出的技術性知識中完成策略性指導也是不可行的，畢竟那對人類主體性的掌握沒有幫助。因此他提出另一種三重的，能夠連結起知識與行動的「前提—描述—批判」，這三者連結起的過程成就出的批判的討論能夠解決手段／目的、事實／決定（斷）的二元困境。就他的想法，依照「價值中立」下將行動相關的「應然」從知識中不帶關聯的切割出去，只會加諸無可避免的非理性在「行動」或「決定（斷）」的身上，如此一來對歷史發展也沒有幫助。因此 Habermas 去談「實踐」，實踐能讓知識與行動合一，讓事實與規範在辯證的關係中帶動歷史的理性的發展，如同他說的：「唯有在實踐的意圖下，科學的認識才能夠歷史的並且系統的進行。⁹⁷」

由此，批判理論認為「價值中立」原則是需要被超越的。而反思和歷史辯證的批判可以讓「價值中立」後的知識與行動重新獲得連結，批判理論便是這樣來完成它的解放的興趣。

⁹⁷ Habermas, Jürgen: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40.

叁 批判的理性主義的立場

實證主義論戰 (Positivist Dispute) 中批判的理性主義 (Critical Rationalism) 由 Popper 與 Albert 做文參與。他們在觸及「價值中立」這項議題上同批判理論一樣，也是對應著實證經驗科學而來的。⁹⁸

這裡，大致先了解一下批判的理性主義如何關注「價值中立」的梗概。如同批判理論對「合理性」(rationality) 進行批判，認為批判的知識必須提供從實證科學膨脹的工具理性中解放出來的力量；而批判的理性主義同樣強調了「批判」的重要性，而且也是以「批判」重拾所謂的啓蒙的理性。批判理論和批判的理性主義同樣都提出了「批判」和與「合理性」相對的「理性」。但他們兩方

⁹⁸ 不過和批判理論比起來，Popper 與他的學生 Albert 的針對性更強一點。就批判理論來說，他們延續第一代 Horkheimer「傳統理論／批判理論」的界分標準，批評的對象指涉較廣：邏輯實證論、實用主義、經驗社會學等，基本上是 Habermas 在〈認識與人類興趣〉裡的「經驗性－分析的科學」這樣一個類屬，不過更廣的話，還會指涉為與辯證法對立的知識類型。但 Popper、Albert 與實證經驗科學的對陣事蹟其實有特定對象，即邏輯實證論或邏輯經驗論的「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Popper 始終要與維也納學圈切斷關聯，他在方法上拒絕邏輯實證論的「確證」而提出了「證偽」(falsify) 來批判歸納法。Albert 也循著 Popper 的路線，由再次論證 Popper 繼而確立出批判的理性主義的學派立場。不過無論是維也納學派或者在實證主義論戰中與其相對的批判理論，都無法承認它能／已經走出邏輯實證論，或者無關邏輯實證論，大部分仍將 Popper 視為邏輯實證論的變體或者分支。在本文討論的實證主義論戰中，批判理論也批評了批判的理性主義與邏輯實證論的近似性。

* 「邏輯實證論」：肇始於 1920 年的邏輯實證論開啓了哲學領域一股新的強勢力量。當時維也納大學由 Schlick 為首，相偕 Hahn、Frank、Carnap、Neurath、Waismann、Kraft、Feigl、Nagel 等人加入，揭櫫一種汰舊的科學哲學，稱之邏輯實證論，又稱維也納學圈 (Vienna Circle)。

不同已往地，其學圈的參與成員大部分並非原本承襲哲學或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卻多半是熱衷於哲學性思考的自然科學家－諸如物理、數學領域等－所齊聚一堂。除了於維也納發跡的維也納學圈之外，邏輯實證論溢流各地，並且在不同地域相繼創設學團以號召學問，包括柏林學社 (Berlin Society)、華沙學派 (Warsaw School)、劍橋學派 (Cambridge School)，美國則以 Dewey 的新實效論 (neo-Pragmatism) 與其同流。綜觀以上學術組織，基本上皆一致同意行使歸納方法、以經驗作確證、尤其拒絕形上學，並且在現代邏輯的使用上進行哲學討論，以及共同致力於 Neurath 提倡的統一科學 (unified science) 的理想。而 Leszek Kolakowski 則是對邏輯實證論統攝了六項特徵：經驗主義、現象論、科學／形上學、統一的科學的方法、科學至上論、中立論等等。參閱 Carnap, Rudolf 著／馮耀明譯：卡納普與邏輯經驗論。台北：環宇，1971，頁 24-28；苑學正：邏輯實證論中的實在論發展。《台灣哲學研究》，1999：03，頁 231；洪謙：邏輯經驗主義概述，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台北：遠流，1990，頁 63-77；Proctor, Robert N.: Ch.11 Catholicism without Christianity. Value-Free Sc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57-162.

的「批判」卻有不同的內容，精簡一點的說，批判理論用的是「辯證法」，批判的理性主義則是「試與錯」(trial and error)的批判方法。因此，在批判的理性主義的脈絡中，(在 Popper 的研究作品裡就已經開拓出清楚的軌跡)它針對的對象：一是邏輯實證論，二是歷史主義。⁹⁹因此在關於「價值中立」的討論上，批判的理性主義首先是對承接自然科學方法、採自然科學主義的實證科學將「客觀性」混義於「價值中立」做出糾正。接著便是對批判理論宣稱解放的興趣能夠從「價值中立」的狹隘中超越出來，並且能往前帶動歷史做出質疑和批評。因而，在「理論」的層次裡，批判的理性主義首先針對了實證科學，而後又對上批判理論。在實證主義論戰中，Popper 主要負責對前者的批評，然後又提出了他自己關於「價值中立」的詮釋；而 Albert 則主要是對應著 Habermas 的實踐哲學，所以他負責的是對批判理論的「整體性」與「辯證法」提出質疑。

另一方面，在「政治」的層次上它們也展開了不同的路徑。Popper 自己的政治立場有過從馬克思主義轉折到反馬克思主義的經歷。他在實際上演的衝突當中造成的死亡讓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產生質疑，因為馬克思主義強調的革命和階級鬥爭似乎沒有辦法扭轉資本主義世界，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只是單單將自己投入火源而已，於是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和《歷史主義的貧困》對馬克思主義提出了批評。Popper 在「革命」上看不見未來之後考慮了另一種政治樣貌，他提出「開放社會」，即，預設了多元性和普遍機會均等的，因而使得批判不受限、能夠進行理性討論的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人們可以用一種逐漸理性的態度來解決矛盾和衝突。對 Popper 來說，「理性的批判」除了用在認識上，也是政治上的實踐。他說，在行動的領域裡，我們可以討論問題、比較各種社會態度和它的實際效應。分析到最後不論採取哪一種社會價值或是排斥哪一種社會價值，都是一項抉擇，而面對這種必定做出某種價值判斷的「決定(斷)」，他說我們需要的是「理性批判」去成就出「理性的決定(斷)」。理性批判能夠一方面避免任意的決定(斷)或者無謂的革命，且一方面形成相互

⁹⁹ Popper 在諸如《研究的邏輯》、《臆測與反駁》裡對於實證主義的著重感官經驗(sense)、歸納法、確證，他從方法上提出了批評。Popper 在著作中確立了否證(不斷試/錯的方法)、科學上的客觀性(以「批判」來完成相互間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而趨近客觀)等。另外則是在《歷史主義的貧困》、《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著作中批評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定論以及革命性格。

間的了解以及在「開放社會」中進行持續的涓滴的改革 (piecemeal reform)。¹⁰⁰

批判的理性主義從 Popper 那裡開展的是與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批判理論不同的政治立場，他主張社會改革，而批判理論在馬克思的傳統下有主張革命的血緣，但到了 Habermas 則改以「溝通」取代「總體革命」(total revolution)。尤其對於批判理論表現在用於解除「價值中立」的「事實／決定(斷)」二元論的「實踐」上，Popper 與 Albert 更加區隔出他們(批判的理性主義)與批判理論的差異之處。延續著方法上的「試與錯」，批判的理性主義將啓蒙的理性視做持續進行批判的動力；在政治的層面上，它(「試與錯」)相當於成就去進行如此批判的條件。對 Popper 來講，重要的並非一開始對價值採取怎樣的配置，而是它能經歷「批判」。因此相對於以「整體性」為根基的批判理論，批判的理性主義強調的是「開放性」，即具備公共、競爭以及自由性質的開放社會。

到了 Albert，「價值中立」的討論轉為批評批判理論「能夠克服、超越『價值中立』」的主張。他認為，批判理論提出的「實踐」，是在「整體性」的認識當中隨辯證的關係而出現的。批判理論所說的「實踐」不是某種機率上的可能性，而是只要知識承擔了歷史發展，將歷史當成背景也當成目的，如此一來「實踐」就會隨之而來。對批判理論來說，「實踐」是把事實／決定(斷)、實然／應然原本認為在邏輯上不相關的情形給破解掉了。但 Albert 批評一來他們的「整體性」有歷史決定論(historicism)的傾向，二來批評他們堅定的「解放的興趣」是狹隘了進行批判的可能。

以上大致是批判的理性主義的 Popper 與 Albert 在實證主義論戰中關於「價值中立」所討論到的部分，而以下將分為 Popper 與 Albert 兩部分做進一步的說明。Popper 主要在批評實證論式的價值中立原則，並且提出他自身的方法如何看待「價值中立」；Albert 則是對 Habermas (或說整個批判理論)在挑戰「價值中立」概念的相關論述中進行批評。

¹⁰⁰ 陳榮灼等編譯：理性與開放社會——卡爾·巴柏訪問錄，收錄於當代社會政治理論對話錄。台北：巨流出版，1986，頁 67-82。

一、Popper 的說法：「價值中立」與開放的批判（open to criticism）

對 Popper 來講，他首要批評的是在社會科學中移植自然科學方法的研究類型。因為他們錯誤的將「價值中立」等同於「客觀性」，並且還試圖將這個錯誤的等式套用於社會科學研究上。Popper 指出實證論式的「價值中立」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他解釋說，無論是客觀性或者價值中立，皆是「價值」（value）之一，所以如果是實證論式的「價值中立」要求將價值去除掉（eliminate），則會變得吊軌。簡單的說，「『價值中立』是一種價值，因而『價值中立』無法成立」，這是 Popper 對實證論「價值中立」的批評。

那麼，Popper 是如何看待「價值中立」？就他自己的理論立場，他不承認實證主義的「確證」能形成絕對的知識，他把所有的知識視為暫時的，但仍舊要秉持著理性的態度去對現有的知識作批判，因此所有的知識在理性批判的過程中都是一項「假設」。對 Popper 來說，「價值中立」和「客觀性」一樣，都是與「批判」的方法關聯起來的。然而，「價值中立」與「批判」有著如何的關係？Popper 不認為「價值中立」是去拒絕或消滅價值，而是「辨別」（differentiation），也就是辨別出屬於科學的／科學之外的價值或問題。

以下我們先談 Popper 認為在實證經驗科學中有疑義的部分。

1. Popper 批評實證科學將「理想的行為上的客觀性」（behaviouristic ideal of objectivity）同義於「價值中立」

實證經驗科學的認識是相當自然科學式的，尤其 Popper 直接的批評對象—邏輯實證論，它主張物理學能夠提供一個統一的樣式，¹⁰¹因此能打破科學界中

¹⁰¹ 詳見 Neurath, Otto 著／楊富斌譯：附錄二 物理主義框架中的社會學，社會科學基礎。北京：華夏出版，2000，頁 98-110。；Turner, Stephen P., Factor, Regis A.: 8 The Issue Reframed: Positivism and Value-Free Social Science. Max Weber and the dispute over reason and value: A study in philosophy, ethics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pp.

的學科分界。爲了能夠完成統一科學，它的第一步就是將科學和形上學區分開來。這組區分的判准僅僅是單純且明確的「經驗檢證」，所以以往是哲學主題的價值之類與主觀性有關且晦澀不明者，它都重新歸類於形上學。它是這樣認爲的：「只要科學家能夠對自身價值、偏見、評論有所規範與抑制，便能藉由科學語言掌握原本、逼真且承受共同理解的認識對象」。邏輯實證論就是依據著經驗檢證宣稱自己是相對來講符合經濟效益的認識方法，關鍵在於它在認識之初就排除了干擾項，然後將一切交付於「經驗」自身。¹⁰²

實證經驗科學的客觀性也是依此而來。因爲觀察能夠最貼近現實，它讓經驗在觀察中自己顯現，於是在「符合經驗」上得到了客觀性。這種由觀察來獲得客觀性的方法，首要條件便是要求「價值中立」。如前所述，礙於主觀性易變又無法以觀察對其有所掌握，所以排除這個部分也就是確立了「價值中立」的原則，並且也跟著完成了進行客觀認識的條件。簡單的說，以經驗爲科學唯一內容的實證論認爲經驗的獲得來自於純粹的觀察，而就是這樣的「觀察」開展了 Popper 的批評。

Popper 認爲實證論的「認識來自於觀察」是不合理的。觀察之前若沒有某個作爲引導的東西是無法成爲有意義的認識的。由 Popper 來說，那是「問題」(problems) 所肩負的任務。因此認識的開展不是實證科學所說的「觀察」，而是「問題」。怎樣才會產生一個能夠由認識去追究並持續追究的「問題」？Popper 解釋說那是從「知識」(knowledge) 與「無知」(ignorance) 無法調和的緊張關係中產生出來的。¹⁰³而且因爲無知是無可窮盡的，所以它保留了去質疑現有知識的可能性，就這一點來看，絕對的或底定了的知識是不可能的。

承上，對 Popper 來說「認識」取決於：第一、從知識與無知之間產生出來的「問題」；第二、知識是對問題的暫時性解答，唯有「批判」必須持續不斷的

191-195.

¹⁰² Proctor, Robert N.: ch.12 Logical Positivism. Value-Free Sc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76.

¹⁰³ Popper, Karl R.: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88.

繼續下去。如此一來，實證經驗科學爲了保持「客觀的觀察」而秉持的將價值連帶著主觀性一併去除掉的「價值中立」在 Popper 看來便無法成立。那麼對 Popper 來說如何才有「客觀性」？他主張客觀性不是從「觀察」上去要求，「批判」的方法才是客觀性與否的癥結。Popper 的批判的理性主義批評實證論以經驗的歸納去**確證**¹⁰⁴科學知識，因爲在實證經驗科學那裡，經過確證後所形成的知識便不再受到批判了。但對批判的理性主義來說，科學知識是建立在批判上的：不是觀察，也不是在經驗的符合上去達到客觀性，而是一種能夠受到批判並且去進行批判的才是所謂的客觀性。用 Popper 的話來講，即「科學陳述的客觀性就在於它們能被主體間相互檢驗¹⁰⁵」。所以對於批判的理性主義在談及客觀性時它講的是「相互間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意即任何人或觀點都可以對某項暫時性的知識做批判，它們經由批判來取得理解。而這個批判性所形成的相互間的主觀，通常連結到的不是如何更有效的取得經驗，而是「開放性」——不受限制去做批判，那樣的開放性。

因此就 Popper 的觀點，價值中立與客觀性並不是實證科學那樣的連結關係，它也不對客觀性形成助力。此外，實證經驗科學所宣稱的「價值中立」——使價值不復存在於知識——在邏輯上便是一種謬論，因爲人無法脫離價值而生，所以也沒有行使的可能。以上歸結爲兩點：其一，不佔據任何立場的科學家是難以想像的，即，在認識中主觀性是必然且無以擺脫的，問題在於它起了怎樣的作用？其二，社會科學的客觀性，關鍵不在於復求經驗上的反璞歸真，而是在批判的行使，是主觀的立場或價值作爲那個觸媒去促成批判。在**批判**的過程中才能對對象獲得理解，由而形成知識。既然如此，那麼對於批判的理性主義來說，「價值中立」究竟意味著什麼？

2. 批判的理性主義的「理性批判」與「價值自由」(freedom of values)

¹⁰⁴ 「確證」，可以想作成「確實如此」，追求的是如「實」；反對確證而探證偽的，其意爲「或許不是如此」，所以證偽的工作在於不斷的去挑戰既存知識，並且以駁倒它爲目標地去進行批判。

¹⁰⁵ Popper, Karl 著／查汝強、邱仁宗譯：第一章 對於若干基本問題的考察，科學發現的邏輯。北京：新華書店，1986，頁 18。

對 Popper 來說，「價值中立」意味的是在認識上能夠區分出科學 (scientific) / 科學之外 (extra-scientific) 的興趣和價值，以及相關的科學 / 科學之外的問題旨趣。¹⁰⁶ 這兩者的區分不來自於獨斷的或任意的劃定界線，而是由「批判」去做區別，然後使得它們能夠被理解。即，在經歷批判的過程中，研究者是有意識的並且是在理解的狀態下去認識到科學 / 科學之外兩者的不同。他採取的「理性批判」(rational criticism)，其用意就在於讓科學 / 科學之外的兩者越辯越明。

就「理性批判」而言，它已經徹底拒絕了實證論式「知識中完全沒有價值的餘地」的論點，再來它要駁斥決斷論中的「事實 / 決定 (斷) 分離，因而知識對決定 (斷) 愛莫能助」的論點。

Popper 認為在研究裡不可能只有科學的興趣、價值與問題會出現其中，科學之外的興趣、價值與問題也很難避免。例如前者是關於：主張是否為真？解釋力如何？效度？精確性？因果上的相關性為何？之類在研究的方法上有所斟酌的問題；而後者的範圍相當廣泛，可能是社會福利的問題、農業的問題、國家防禦的問題、產業擴張的問題等關於政策上或行動上的問題。¹⁰⁷ 對一個研究來說，它不可能只及於前項的有關科學方法的問題，而完全不承認後者在政策上或行動上相關的問題。甚至通常一個研究或認識的開展，都是基於科學之外的興趣、價值、問題才得以產生的。所以批判的理性主義認為，一項認識以及一個從事認識的人必須先認清這樣的情形——即知識是在有科學的以及科學之外的興趣、價值和問題的交錯混合之下建立起來的。而「批判」的作用，首先是讓科學 / 科學之外各自所針對的部分更加突顯出它們的差異性，而後為了使它們各自更加的令人明白，所以批判在這兩個區別當中仍舊繼續的進行。¹⁰⁸ 也就是，Popper 不認為理性批判只用於科學的範圍之中，並且科學之外的其他範圍

¹⁰⁶ Popper, Karl R.: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p. 96-98.

¹⁰⁷ 參閱 Popper, Karl R.: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96.

¹⁰⁸ Popper, Karl R.: *Reason or Revolu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p. 293-295.

也需要理性批判，並且只有如此，才能解決決斷論中的非理性決定（斷）的問題。而能讓理性批判進行到如此地步的，唯有在「價值中立」之下才使其可能。

所以在 Popper 以及批判的理性主義看來，所謂的「價值中立」似是爲了達成「理性批判」而產生的條件，在 Popper 的意思之下，「價值中立」更貼近於「價值自由」（freedom of values）。

因此若由「價值自由」的意思去對「價值中立」有所認識的話，Popper 想要表達的是：他的目的不在於僅僅是對價值做出分類，或者也不是只認定某項價值才有認識的意義。對於實證經驗科學以技術的興趣爲知識唯一的動機和目的，或是批判理論以解放的興趣是實踐知識的動機和目的，Popper 都認爲它們都曲解了所謂的「價值中立」概念。對 Popper 來說，前者誤會了「價值中立」的語義和用意，而後者則是放大了批判理論的辯證方法以及在理論中發展實踐的意圖，由而宣稱它們能夠從「價值中立」中超越出來，從工具理性中反思而批判、而解放。Popper 認爲的「在價值中立下能夠成就出理性批判」是爲了開拓出一個公開討論的情境，而那樣的情境是讓各種各樣價值背景的人都能夠進行徹底的批判性的辯論，由而在這當中讓各種價值與問題能夠避免混淆或妄斷的情形，反之可以更顯現出它們的本意。對 Popper 與批判的理性主義而言，「價值中立」是支撐公開性、開放性的理性批判的基礎，它秉持的是任何價值皆自由的參與了理性的批判這樣的意義。

對於批判理論對「價值中立」採取的超越的態度，是批判的理性主義中的 Albert 主要的批評對象。他認爲雖然如批判理論也堅持了「批判」的重要性，但在批判的理性主義看來，批判理論的「批判」只擔負了階段性的任務，因爲包含著批判性格的歷史辯證會突破「價值中立」的片面扭曲，而實踐和知識能夠找到在彼此之中的位置。Albert 認爲批判理論的辯證法毋寧說是一種具有批判性的規律，但不是開放的去行使批判，所以他不認爲批判理論能夠在它們的方法中完成有別於工具理性的啓蒙理性。

在 Habermas—Albert 這階段的論戰中，「價值中立」討論的內容集中於「實

踐」上，所以以下將說明 Albert 如何看待知識與行動間的關係，至於他對 Habermas 與批判理論的歷史辯證以及從中而生的實踐知識得以克服「價值中立」的觀點進行批評的部分，則放到下個章節做更多的說明。

二、Albert 的說法：「價值中立」與實踐不相違背

如同上述，對批判的理性主義而言「價值中立」並非意圖去阻礙任何價值、行動或決定（斷）的作用和產生，但它的原則是在「價值中立」的意義下無論如何都能以批判而有所理解和掌握，因此它並沒有拒絕知識與行動連結的可能。那麼，對批判的理性主義說來，「實踐」是怎麼一回事？它和「價值中立」有怎樣的關係？

批判的理性主義的「理論與實踐」：情境分析與行動

批判的理性主義在關於「能夠促成一項理性行動」的說明上使用的情境邏輯（*situational logic*）或說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它不認同批判理論所說的「實踐」將在歷史的辯證關係中產生出來，只要它依據著整體性，便能使「實踐」不受壓抑。¹⁰⁹

Albert 從 Popper 那裡承接了「情境分析」。所謂的情境分析是用來解釋在某種社會情境中的行動者的行動。它的進行通常是預設了某項前提，然後依照著我們所擁有的知識將有關於此項行動的情境給建立出來，使得解釋在當中可行。這裡所說的情境，指的是廣義的社會制度，法律、傳統、習慣、規範等等各種社會架構，對 Popper 來說，一種對行動的客觀的理解是必須將行動置放在情境上才能有所了解。也就是，我們依照演繹的邏輯，由給定的前提和情境條件去推論出某個行動的結果。這是情境邏輯的第一項任務，它提供了去對在某

¹⁰⁹ 批判的理性主義對這部分的批評見本論文的肆 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間的理解與批評的第二節：批判的理性主義批評批判理論：「整體性」下有理性實踐？

種情境下的行動做出了解釋而能夠對它產生理解。

然而，當行動者因為某項前提去做某個行動，它在情境中產生出的結果並非是我們意圖之中的，這個情境分析就能促成一項實際行動的產生。也就是說，這個情境分析能夠在提供理解之後並且讓行動者對照著不是意願中的結果去修改某項行動。所以在情境分析的使用下，它能夠對實際行動做出批評，提供行動趨近理性行動的機會。這是情境邏輯的第二項任務，它仍舊對實際行動採取了批評，並且在與行動的交錯下持續的批評。

所以對批判的理性主義來說，知識所能提供給行動的是一種理性行動的可能性。各個行動者基於不同的價值觀念所形成的行動的前提都能夠形成不同的情境分析，這些情境分析能夠為他們的行動帶來影響。當然，這是在意圖讓行動趨向理性的時候情境分析能夠提供的最佳幫助，但行動者仍舊保留著不那樣做的選擇權，那麼情境分析會告訴他不那樣做的後果。如此一來才能在不混淆事實與規範的條件下讓知識與行動都適得其所，都往理性的方向去，都獲得了幫助，並且在這種方法之下「理性批判」才真的有其位子，這也是批判的理性主義認為「價值中立」的主要意涵。

三、小結—「價值中立」得以保持知識的批判性

以上是批判的理性主義對「價值中立」的討論。批判的理性主義認為所謂的「價值中立」指的是價值觀念能夠自由的被行使這樣一種主張，而這個主張，是為能夠進行理性批判所準備的。因此它首先駁斥實證論式的「除去價值」，簡單來說，將價值予以消除是無法做到的，因為人本身就是一個價值系統。再來，批判的理性主義也批評了決斷論的「知識與行動徹底分離，知識不對行動提供任何東西」。因為批判的理性主義能夠讓行動者對自己的行動進行情境分析，得出一個理性行動的樣貌，再將這樣的情境分析作為參照去批評自己的實

際行動，形成某種意圖或動機上的改變，因而也帶動著去對行動做修改。¹¹⁰所以就批判的理性主義來說，知識（也就是在情境分析當中能夠提供的）它能夠對行動做出解釋，並且在這樣的解釋中形成理解，因此它提供了「理性行動」的第一步，而後它將情境分析用來批評實際的行動，這個批判的部分，也就是它所提供的「理性行動」的第二步。由此來看，對批判的理性主義來說知識並非無助於行動，而行動也並非置外於知識。它提出「理性行動」的可能，但它不擔保行動者必定會選擇去理性行動，它能夠做的只是一再的對其進行批判。

而批判的理性主義在論戰所討論的「價值中立」直接對抗的是批判理論的「實踐」理論，它將對批判理論從整體性、歷史辯證之中必然能產生實踐的部分做出批評，這在下一章會有更充足的論述。

¹¹⁰ Popper, Karl R.: Reason or Revolu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298.

肆 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間的理解與批評

上述批判理論的場景和批判理性主義的場景都表示了以「經驗」貫徹對象、方法、檢驗的實證科學在這些面向上乘具的「價值中立」特性與原則造成的問題。大略的說：Adorno 從知識的形成來看「價值中立」掩蓋了認識到「整體」的機會；Habermas 則是對「價值中立」下的工具理性提出反思的必要，並且將「實踐」連結起「知識」。Popper 在反對實證經驗科學以經驗來做確證，改以否證來強調「批判」的持續進行，而要能做到「目前為止有的都是『暫時』取得有效的知識因而沒有不批判的餘裕」就必須基於開放性、公開性才能達成如此程度的批判，而「價值中立」一詞在 Popper 的意義下必須是以「價值們的自由」這樣的想法去解釋它，才能符合在開放性與公開性之下持續的進行批判；Albert 則是承接 Habermas 將「價值中立」關聯上「實踐」的問題，去批評批判理論的實踐的理論。他認為批判理論用「整體性」所撐起的實踐論述並不如他們預想中的那樣克服了「價值中立」所謂的「事實／決定(斷)」、「科學／倫理」、「認知／評價」等等的切分對立，批判理論批評在「價值中立」的二元切分下行動領域只會是非理性的匯聚這一點來看，它便拒絕了「價值中立」，而改以「實踐」來突破受到非理性的佔據的行動所形成的困境。但對 Albert 來說，批判理論用以驅使「實踐」出現的「整體性」的論述，那種所謂的「整體性」實際上也趨近了批判理論本身所批評的「非理性」的性格，因為在「整體性」的歸咎之下，整體性本身不經受批判，所以不在理性的範圍之內。

綜合以上，批判理論和批判理性主義都意圖將在決斷論（decisionism）下被允許的任意的決定（斷），意即非理性的決定（斷）導向理性。對他們來說，「讓決定（斷）是理性的」涉及的是知識（事實）與行動（價值）如何關聯的問題。這是批判理論與批判理性主義都同意的大前提。它們的差異展現在如何能夠使其理性的方法：前者以辯證法為基礎，則「實踐」成為歷史的產物；後者在「任何知識都無法成為確定」的態度下，認為我們僅僅能把握的只是去進行「批判」，而「實踐」唯有在這些零碎的批判當中一點一滴進行。也就是這樣的差異形成了它們兩者的相互批評，它們各自都認為對方將知識連結到行動的

方法上有所瑕疵。批判理論批評批判理性主義說它的方法不僅沒能解決知識與行動長久以來的切口，而且還強迫推銷它的理性主義；批判理性主義批評批判理論說它的歷史辯證法實際上是一種信仰歷史、崇拜歷史¹¹¹的歷史決定論，在這當中實踐只是這種歷史規律性的可見產物，它使得批判和主體性皆失效。

以下則是對它們相互間的批評做進一步了解，在那之中也能夠看出在它們的學術立場上「價值中立」意味如何，連帶的知識能夠提供行動什麼，以及最主要的，它們不承認對方的什麼。

一、批判理論批評批判理性主義：理性的「信念」(faith in reason) 正當化了由技術性知識指派行動

對 Adorno 與 Habermas 來說，他們一直都去質疑批判的理性主義與邏輯實證論的親近性。在「價值中立」的題目裡討論實踐問題的時候，Habermas 便批評了批判的理性主義因為採行「價值中立」的認識而姑息任意的決定（斷）。因為首先，如 Popper 說的「問題不在知識和信念之間的選擇，而僅僅在兩種信念方式之間的選擇」¹¹²，因此他把知識當成某種選項，但知識不能保證主體必定會做出選擇它的決定，於是它留下了任意的空間。不過，一旦某主體決定他要進行認識，他就進入到訴求理性的領域，並且從事批判的工作。在這一點來講，批判理論認為批判的理性主義過於單純的以秉持著科學是理性的信念而去宣稱它的認識的有效性與正當性。對批判的理性主義來說，正因為在認識上有著對理性的信念，所以它能夠在認識當中進行理性的批判，而這個理性的批判也能夠在行動的領域中繼續它的作用，不過對 Habermas 而言，批判的理性主義在

¹¹¹ 小河原誠將「historicism」譯為「對歷史的信仰」或「歷史決定論」。他尤其認為「對歷史的信仰」這個譯詞更加貼近「historicism」被批評的意涵—即它對歷史規律性、隱藏在歷史之中的法則的堅信。使用「對歷史的信仰」或是「歷史決定論」也能從而避免與其他概念的混淆。參閱小河原誠著／畢小輝、徐玉華譯：第三章 社會科學的方法，波普——批判理性主義。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140。

¹¹² 轉引自 Habermas, Jürgen 著／郭官義、李黎譯：獨斷論、理性與決斷，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352。

這種的理性批判之中，所進行的只是一種技術性知識的延續，因為它並沒有打算顧及整體性，因此在批判的理性主義中的批判，並不能對歷史情境做出反思，而只是再一次去複製技術性知識對行動的掌控。所以 Habermas 批評 Popper 只是把方法論擴展到了整個政治討論的原則上，並且把研究者的關於方法的討論和經驗理論的探討擴展到了全部政治輿論上。¹¹³

二、批判理性主義批評批判理論：「整體性」之下有理性實踐？

誠如 Habermas 說的：「有了『整體性』的歷史分析，實踐的意圖就能遠離任意的情形，並且從客觀的環境中以辯證的方法獲得實踐本身的意義」¹¹⁴。就此，Popper 與 Albert 都看出了批判理論將「實踐」扣連到「歷史」的迫切性，也就是，就批判理論的說法，實踐的成敗來自於知識對歷史有何作為以及從歷史當中能夠對實踐造成怎樣的推進。以下我們再一次對批判理論關於「歷史」、「整體性」和「實踐」等概念做些說明。

在批判理論那裡，「歷史」和「整體性」有著什麼樣的關係？所謂的「整體性」不是量的總數合或者分工合作的概念，相對於這種靜態的固著形象，批判理論的「整體性」指涉的是動態的、行進的概念。即，對批判理論而言，「整體性」的內涵其實就是「歷史如何有進展」的表現，這就是批判理論的核心內容，而它要拿來破解「價值中立」的「實踐」，也是基於包含了歷史詮釋的整體性才成爲可能。對批判理論來說，若非以「整體性」來做考量，則「實踐」無法萌生，反之就連在知識所能產出的最理性的行動模式，也只是技術性分工的程度，這樣的技術性行動類型的提供，除了穩定社會架構之外，並不能促成歷史發展。批判理論認爲這是「價值中立」的癥結所在，因此它才要求自己去超越，並且只有在**超越**了「價值中立」之下將關於經驗的通則（laws）和關於行動的規範

¹¹³ Habermas, Jürgen 著／郭官義，李黎譯：獨斷論、理性與決斷，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 354。

¹¹⁴ Habermas, Jürgen: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38.

(norms) 兩立的情形，才能讓知識作用到歷史上。對批判理論來說，「超越」的意思是要解除「事實」與「價值」兩個領域之間的各自封閉，然後在超越的意圖上，使得帶啓蒙性質的「實踐」能夠出現。簡單的來說，在克服「價值中立」的行動上，知識和行動會放在歷史的進程中去思考，實踐的可能性也是從那裡產生出來的。意即，「實踐是歷史的結果」。然而在批判理性主義看來，這個批判理論所強調的「歷史」以及包含了歷史解釋的「整體性」概念，正好是它要去批判的部分。

在批判理性主義看來，批判理論的「歷史的辯證」幾乎就是一套關於歷史的規律性體系，它很難擺脫歷史決定論 (historicism) 的色彩。因為對批判理論來說，事實與價值要以辯證的方法來聯繫它們的關係才能推動歷史，但這也就表示了批判理論所說的歷史的進展是基於辯證之上。這個「辯證」，也就是所謂的正、反、合的規律性，對批判理性主義來講並沒有造成什麼新局面，它只不過將經驗通則 (laws) 替代為似通則的歷史性規律 (historical law-like regularity)¹¹⁵。除此之外，它還用辯證之中的內在「矛盾」取代了「批判」，批判理性主義不認為在辯證之下，批判理論能夠更激發主體性去行使批判由而能產生出理性的實踐。

第一，對「整體性」的批評。批判理論著重於對「歷史社會情境」意義的詮釋，是爲了讓實踐獲得它的位子。它的詮釋是以「社會規範和經驗通則的辯證」去建立起來的，概略的講是這樣的過程：一項經驗事實和一項對這個經驗事實做出的價值判斷，兩個並非不相干，對批判理論來說，那個價值判斷是對經驗事實做出的檢測，而且唯有將經驗知識設想成一種「規範」，這種知識對批判理論來說才是有效的。¹¹⁶對於這樣的觀點，批判理性主義提出了異議：一來批判理論混淆了「事實」和「價值」的兩種不同邏輯，二來它只把辯證視爲唯一有效的知識獲得方法。關於前項，批判理性主義認爲即使是爲了要讓知識納

¹¹⁵ Albert, Hans: *The Myth of Total Reas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77.

¹¹⁶ McCarthy, George E.: *4 Critical Rationalism and Critical Theory: Popper, Adorno, Habermas, and Albert. Objectivity and the Silence of Reason: Weber, Habermas, and the methodological disputes in German sociology*. H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p. 253.

入行動或者行動納入知識，都無法改變知識與行動的內在判准以及關注的價值是不同的這個事實。對 Popper 來說，所謂的「價值中立」概念最主要的意義也就在於要去避免這種混淆不清，但批判理論卻爲了歷史辯證的「整體性」概念而犧牲了事實與價值兩者邏輯上的清晰。並且，Albert 也認爲批判理論以經驗通則與行爲規範兩者在辯證的關係之下才推動了歷史這個說法是過於放大辯證的重要性。Albert 並不承認歷史的要素在認識當中無足輕重，但他認爲有關於歷史的分析與解釋，並非只能從辯證的關係中才能呈現出來。因爲從辯證而來的歷史進展只提供了一條路徑、一種規律，但它不提供其他可能的「批判」。對此，批判理性主義提出的是以情境分析（情境邏輯）來表現對客觀背景的詮釋。也就是用情境分析（situational analysis）來對抗批判理論基於歷史辯證法的整體的歷史分析（total historical analysis）。它們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批判理性主義的情境分析對「價值」有足夠的開放性，它讓任何價值都能有自己的觀點並且由價值建立起與其相關的情境而進行分析，在那樣的情境分析之中，其他的價值觀也能夠對其做出批評。換言之，批判理性主義認爲情境分析是有足夠的公開性的，它不對特定價值做出限制，也不讓批判的進行受到阻礙；相反，批判理論的歷史辯證的整體性概念只容許單一種方法（辯證法）、單一種興趣（解放的興趣）、單一種結果（具規範性質「應然」的實踐），在 Albert 看來，這種將方法或價值或興趣全歸咎到「整體性」之中其實也帶著一種任意的性質，即它任意的用「整體性」去含括、去宣稱「客觀的知識」。對批判理論來說理性是整體性之中的成果，在批判理性主義那裡卻因爲「整體性」沒有經受批判，所以只是任意的。除此之外，對於批判理論看成唯一的和絕對的歷史辯證，在批判理性主義看來辯證的歷史分析也僅僅能當作是歷史分析當中的命題之一而已，即使歷史辯證的目的在於呈現出歷史當中的規律，卻都流於通則（law）的樣式，批判理性主義不認爲從那樣的規律提出的預測以及實踐能夠擔保它們的必然理性。¹¹⁷對 Albert 來說，批判理論主張的「整體性」其實與實證經驗科學的「經驗通則」沒有差別，它們都使得主體性臣服於規律之中。然而，只要主體性不行使批判，他就仍舊是受到矇蔽的。因此批判理性主義認爲，若是爲了

¹¹⁷ Albert, Hans: *The Myth of Total Reas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p. 180-181.

「實踐」，那麼就必須放棄以辯證法來統括歷史規律的「整體性」。¹¹⁸

第二，對「解放的興趣」的批評。批判理論的「在事實與規範的辯證關係中實踐必然出現」，這一整個體系（整體性）、知識與行動的鏈結，唯有秉持著「解放的興趣」才是正確的心態。如前述，Popper 和 Albert 對於批判理論在建構了「整體性」作為它們的實踐理論基礎後，使得看似周延的包含了歷史的向面和社會的向面實際上只是單方面的立場堅持。它雖然並非不承認經驗—分析科學所延伸出來的技術性的知識，但那樣的知識於實踐無益。經驗—分析科學越拘泥於工具理性的應用，它就離啓蒙越遠。在批判理論的眼裡，技術性知識自身無法產生出反思，因為它無視價值判斷，然而只有經驗事實與某種價值觀上的落差才形成了反思的契機。對批判理論來說，技術性知識不是不重要，也不見得是錯誤的，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只依靠技術性的知識對人類生活與歷史發展是不完備的。批判理論要求反思便是基於這樣的觀點。就提倡反思和進行批判為止，批判理性主義都是持同意的態度，不同意的部分在於如何能夠去反思和批判，Popper 和 Albert 批評的是它的方法和理論情境。這在批判理性主義在批評批判理論的「整體性」的要點。那麼，「解放的興趣」又如何？Albert 認為它做為批判理論在知識與行動的關聯上唯一承認的價值觀，與「批判」的進行有所違背。在批判理性主義看來，要能有所「批判」，對價值採開放且自由的態度是一項原則，也就是，所謂的「批判」只有當相互的競爭、公開討論皆被允許的情況下才能產生。但批判理論已經在價值觀的表態上選擇了解放的興趣，使得其他價值觀喪失了參與批判的機會。而且這也連帶的讓除了解放的興趣之外的其他價值觀可能形成的其他「情境分析」的類型受到了阻礙。¹¹⁹因此，對於批判理論以「解放的興趣」為批判理論的終極立場、以整體性為理論基礎、以辯證來述說歷史的規律性，批判理性主義只有對其做出批判。一方面「批判」的持續與不懈是批判理性主義的基本立場，那是因為知識與無知都在擴張，所以並沒有絕對確定的知識。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批判理性主義認為只有「批

¹¹⁸ Albert, Hans: *The Myth of Total Reas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86.

¹¹⁹ Albert, Hans: *The Myth of Total Reas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170.

判」是它們能夠把握的，唯有「批判」才體現了理性，也才造就了互相的理解；另一方面，批判理性主義批評批判理論用科學和倫理（ethics）的辯證關係和解放的興趣做為推進全然抹殺了價值的自由度，並且，從批判理論中相生的知識與規範，也意味著拒絕除了規範之外的其他價值觀、選擇、決定以及行動的可能。¹²⁰因此批判理性主義對「解放的興趣」的批評也是秉著它無法開放給其他價值有批判的可能這個觀點形成的，而這個開放性提供給價值的自由是「價值中立」的主要關切所在，但批判理論卻拒絕了。基於這一點，批判理性主義便不認為批判理論能夠完成它所謂的超越。

以上的批評，批判理性主義更加認為批判理論沒有因辯證的邏輯而化解了「價值中立」中的二元論，反而卻是走向了一個脫離了批判的非理性。¹²¹

第三，關於「理性的信念」的澄清。Habermas 將 Popper 的「不是在知識和信念之間的選擇，而僅僅是在兩種信念方式之間的選擇」解釋為批判理性主義將知識看待成信仰之一，而「知識」要能出線，它只有在公共的政治性的生活中去做出「選擇知識」這樣的決定，它才獲得正當性。¹²²但 Albert 說 Popper 只是要去表達他認同人在面對任何決定時，這些決定都是開放的，且就類型來說也都是同樣的。至於無論是將「知識」視為信仰或正當，對批判理性主義來說那不是無可更改或者不容質疑的。因為批判理性主義本身就將**批判**、爭論、辯論等等當作它們的基本態度，所以它們也不會容許一個經不起或禁止接受批判的東西來做為它們的基礎。

¹²⁰ Albert, Hans: Behind Positivism's Back?.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254.

¹²¹ Albert, Hans: A Short Surprised Postscript to A Long Introduc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 287.

¹²² Albert, Hans: Behind Positivism's Back?.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and Edinburgh: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p. 245-246.

伍 Weber、批判理論、批判的理性主義三方比較

前面的章節已經大致說明了 Weber、批判理論、批判的理性主義對「價值中立」所做的解釋或批評，在這之中他們透露出從他們各自的立足點而拓展出的不盡相同的視野，這樣的視野和他們的理論相互構成，因此也形成了他們彼此間的不同關注。

三方的學術立場都有著不一樣的堅持，大致說明如下：

(1) 有關 **Weber** 方法論的研究，簡言之就是為了確立社會科學（文化科學）的界線，使其具足作為一門科學的自主性。例如〈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條列了以社會行動為認識對象而進行的經驗性研究，能夠對它完成的解釋性理解和因果說明。以及從他的方法論專著《科學論文集》普遍被中譯的三篇：〈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文化科學邏輯領域內的批判性研究〉、〈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都是在建立社會科學理解和說明並用的經驗研究方式。他從 Rickert 的《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獲得啟發，承接「價值」的使用。因此，Weber 由他的方法論研究的脈絡去對「價值中立」作分析，也是基於使社會科學有專業性、自主性的目標去討論的。

(2) **批判理論**是從對「工具理性」的批判上去檢討「價值中立」的。不過實際上它不是批評工具理性以及基於工具理性而發展成的科學技術知識，批判理論對抗的是將工具理性使用成意識形態的情形，¹²³即技術性知識在資本主義社會當中讓支配的階級在政治或經濟上都獲得了安定，技術性知識成爲一種意識形態的利用便是在於它很大的程度上已經不再是爲了自身的生存目的而用技術去改造環境，卻變成是某少數人的把持並且還提供這些少數人的支配的正當性。批判理論批評在資本主義當中膨脹的工具理性兩者相生的性格，他認爲「價值中立」提供了朝著那樣發展的條件。因此對批判理論來說，「價值中立」的原

¹²³ 汪行福：第二章 哈貝馬斯早期政治哲學，收錄於通向話語民主之路：與哈貝馬斯對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頁 62。

則在他所見、所身處的社會已經拖累了人的自主性，所以「價值中立」必須從批判工具理性的脈絡中進行反思，才得以保障人的生活實踐和人際間的溝通交往而完成在價值和規範上的合理性。

(3) **批判的理性主義**其理論立場相當鮮明，他最主要的概念是「批判」，他主張在批判當中理性才會顯現出來。我們可以把批判的理性主義的研究看成是爲了成就理性批判在知識中的必要性而進行的。在認識論上來看，知識與無知之間維持著始終無法克服的關係，強調了人的易誤性以及知識的臆測性格，因而需要有「批判」來提醒人們知識是暫時性的，在這個面向上，批判使知識的客觀性成爲有效；在社會制度上來看，因爲事實／決定（斷）的邏輯二元論分開了經驗陳述與政策提議兩個領域，基於沒有絕對的事實或絕對的提供給決定的標準存在，因此無論在陳述經驗或者政策決定上都不斷地進行著批判的工作。而事實／決定（斷）、事實／規範的二元論對批判的理性主義來說，是使得「批判」得以出現並且持續下去的條件，因爲一元論所形成的獨斷論不容許我們進行質問，但二元論之間的差距能夠讓我們不斷去質疑和批判，對批判的理性主義而言，那便是開放性，即無論知識或行動（抉擇決定）的領域都開放給批判。所以批判的理性主義的「價值中立」，是在它提供了價值進入批判的「自由」這個意義上來做解釋的。

以上大略是 Weber、批判理論、批判的理性主義三種立場怎樣看待「價值中立」的脈絡。接下來將對他們在「價值中立」下的各種概念做出比較，以突顯他們由此導致的對「價值中立」的不同論述之處。

一、「價值中立」爭論中的概念比較

從壹、貳、叁三個章節中，已經得知 Weber、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在討論「價值中立」時所關注的面向，他們都涉及了從「認識」和「行動」這兩方面去說明「價值中立」所意涵的事實／規範二分的邏輯。因此，爲了更加說明他們在「價值中立」的不同，我將抽出他們共同都使用的概念，並且在他

們的「價值中立」的論述中表現出這些概念的意義。

1. 「認識」

(1) **Weber 的經驗科學的自主性**。Weber 認為正因為釐清了關於經驗事實的陳述以及價值觀的鬥爭兩者有原則上的不同，讓經驗科學的位置能夠被確定下來。它由「價值中立」確立了經驗科學的定位，一來不致受到其他領域或權威的支配和收納，二來使在各種價值觀都相互對抗的社會生活中都有理解他人的可能，雖然即使是理解也無法涵蓋某個主體採取行動的有效性，但它能夠提供參考。在 Weber 的意義下，認識的「價值中立」所傳達的意思是抉擇、決定某種價值偏好並且與其他立場相抗衡不屬於認識的領域，但一個人的確可以因為「價值中立」而從某些價值觀建構出的觀點和相關的事件當中完成理解。為有不受某個特定的價值觀的把持，知識才能夠獲得自主理解的可能，也才能因為對自身的自主性而形成智識上的清明。

(2) **批判理論的「整體性」(totality)**。批判理論在「價值中立」的原則下首先質疑經驗科學將手段／目的的分離，目的屬於個人的選擇，它不由科學進行宣稱、不在研究程序之中。這個二元的邏輯阻斷了對目的進行反思的過程，因此批判理論質疑在價值中立之下獨立的「目的」領域將會製造出任意的決定（斷），並且讓它的非理性成為合理。批判理論認為「價值中立」的問題正是在於目的不在理性的思考範圍之中，它的依據來自主體個人的價值觀選擇，但認識不對它做追問，因為經驗科學的任務不在進行反思，而在說明達成目的的最適手段。所以對批判理論來說，「價值中立」下的認識不做反思而且也無法提供給個人進行反思的基礎，主體個人在「價值」的選擇上，在進行意義的賦予上，將因為缺少了反思而始終不在理性的範圍內。Adorno 認為如此一來的認識僅僅是服從於技術管理的意圖之下而形成的，對個人來說只有扭曲。為了脫出這種扭曲的認識，批判理論主張認識必須是「整體性」的。整體性的內涵是辯證的，它基於個體和普遍、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動態上的交互影響，不斷的在做互相的適應與克服，它的歷史辯證表現為經驗規律與社會規範間的追趕，它讓知識的

有效性以價值判斷中的期望去做檢測，唯有如此認識才能是一項社會行動，而非狹隘的科學內部的活動。因此在認識上來講，批判理論將「價值中立」下的認識改為「整體性」的認識來避免錯誤意識的產生。

(3) 批判的理性主義的試錯 (trial and error) 與逼真。對批判的理性主義而言，經驗事實與社會規範的二元論確實是 Weber 所表示的在邏輯上無可混淆，是兩回事，但他並不認為批判理論將它置於辯證法之中就能解除掉二元論的情形，他能夠保證的是，在這樣的二元論當中，用理性批判的方式讓經驗的領域與價值判斷的領域能夠注意到彼此，也就是「價值中立」會去提醒事實與規範間的落差，並且促使在認識中以及在行動中去對目前既有的狀態做批評，因此對批判的理性主義來說，「價值中立」所能提供給認識的正是在於事實與規範間的差距，讓它能夠不斷的去做出理性批判，它以試錯的方法去對「認識」的過程來做檢視，以完成不斷的逼真。

2. 「批判」

(1) Weber 專業化的經驗科學提供能夠對行動進行批判的距離。Weber 在價值中立的主張中並沒有放棄批判，對他來說，假使沒有價值中立將經驗科學的專業性區隔出來，便會落入他所對抗的倫理科學，將知識放在對倫理的解釋和保證上，而喪失了去做反省和批判的機會。所以 Weber 認為批判除非是在價值中立之下才有出現的可能，並且這樣的批判除了在知識上完成自明性，在行動的領域上，即在價值判斷的領域上，也能夠藉著批判去自省行動上的責任。

(2) 批判理論的實踐意圖的批判。批判理論主張他所進行的批判不是單純的否定，而是辯證的。是基於有著實踐意圖，有意識的將社會性與歷史性連結起來的批判，這樣的批判以歷史的發展為目標而展開。在 Habermas 的意思下，辯證是為了解讓技術性知識能夠轉化為實踐性知識而發揮作用的，因此，當技術性知識對問題提出解答，辯證能夠從社會情境中與技術性知識產生聯繫，即在往復間它由「技術性知識是為了解決某個社會問題」為前提而產生「對於技術性知識的產出能否真的切合對這個社會問題的解決」的批判。所以，在

批判理論的歷史性的辯證當中，才能在社會發展的情境中讓技術性知識轉向政治上的有所作為。

(3) 批判的理性主義以「批判」來完成知識上與規範上的有效性。「價值中立」下批判理性主義的批判是保持著「一切皆能批判」的原則進行的。他在批判中使得知識具備客觀性，因為它讓知識隨時都處在能夠被檢驗的開放的狀態，能夠一點一點的過濾掉錯誤的部分而更接近真理，因此「批判」是它的知識的客觀有效性的來源。另一方面，在規範的領域中，基於沒有一貫或絕對的標準能夠提供給行動，人擁有自身去做決定的能力，但絕不是任意的，因為每一個決定都會在價值中立的開放性下被批判，它的批判的用意在於去尋找更好的規範的形式，因此可以說價值在價值中立下擁有被理性批判的自由。

3. 「價值判斷」

(1) Weber 的「認識擺脫了價值判斷」。Weber 在行動的討論上提出了兩種倫理，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對他而言，「價值中立」的意思在於無法去對行動者指示應該在這兩者中作出怎樣的選擇，憑恃於個人的決定，而非知識。它的應然面因而是各種價值觀間的對抗，是政治上的角力，而非由知識來確定它的基礎。即 Weber 說的：「從『學術上』為實踐方面的立場做鼓吹是不可能的，…從原則上說，這樣的鼓吹沒有意義，是因為世界上不同的價值體系有著相互衝突的立場。¹²⁴」

(2) 整體性下的實踐。如前所述，價值判斷在批判理論中扮演的是讓知識與現存社會產生連結的樞紐，它不是知識應該與之絕緣的東西，因為價值判斷能夠讓現存知識去對社會情境以及歷史走向有所了解，它表現為在歷史的社會生活情境中，對知識的期望，因此對照著價值判斷所表現的期望，它形成知識能夠被批判與反思的可能，也提供批判性知識給行動讓行動主體有意識的並且行使了理性去完成他在社會生活世界中的實踐。

¹²⁴ Weber, Max 著／馮克利譯：以學術為業，收錄於學術與政治：韋伯的兩篇演說。北京：三聯書店，2005，頁 39。

(3) 批判的理性決定(斷)。在批判的理性主義中，因為堅持「批判」，價值判斷能夠得到理性的處置。但他不認為經由批判後的決定(斷)能夠得到應然的位子，批判所能擔保的只是行動主體有能力去對自身的價值判斷去做理解並且依自己所願朝著更好的方向去做決定。若將理性決定(斷)視為應然或者無可更動的規範，將會成為如批判的理性主義本身所反對的那種一元論，而這樣的一元論只會走向非理性的獨斷。

二、「價值中立」形成的三種學術觀

這裡所說的「學術觀」指的是如何看待知識生產的過程以及成果，而「價值中立」對他們在「知識」的期望與設定上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1. Weber：經驗科學的自主性與專業性

由上可以看出，Weber 在「價值中立」下所要主張的是經驗科學的定位以及它的專業性，它能自主的與其他領域隔出距離而完成從經驗知識上提出對其他領域的批判，並且也能自主的對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形成理解。

2. 批判理論：批評價值中立的專業分工

然而，Weber 的「價值中立」的目的卻正好是批判理論所批評的。因為它將經驗科學的專業性置於社會情境中去做理解，因為所謂的專業性僅僅是在現代社會的分工體系中去獲得位置，它成為技術管理的一部分，並且經驗知識自身就提供了這種技術管理的知識。批判理論擔憂在工具理性發揮了極大影響力的技術知識而建構出的大型的行政管理機制中，主體成為了被矇蔽的行動者，因此批判理論才要藉著對「價值中立」的批判去回復主體的實踐的理性。

3. 批判的理性主義：肯定價值中立原則對價值提供自由

批判的理性主義承接「價值中立」原則，最大的關注在於價值能夠擁有進入理性批判的自由。「價值中立」不是撇除價值的存在，它表現的是讓價值能夠經由批判之後得到它暫時適當的位置。他同意「價值中立」下知識的自主性與專門，而不與其他領域有所混淆，因此能夠在批判中越辯越明。

三、「價值中立」形成的三種知識與行動的關聯

在實證主義論戰中，尤其是 Habermas—Albert 的部分，主要將「價值中立」的討論內容放在「實踐」上，涉及的是有關知識與行動如何關聯的問題，因此這裡試圖看出 Weber、批判理論（主要是 Habermas）、批判的理性主義在哪裡表示出知識與行動的接合。

1. Weber 的專業的政治家

知識與行動的連結，在 Weber 那裡是由政治家所體現的。因為一個以政治作為志業的人，他必須符合熱情、責任感、判斷力三個條件。因此「價值中立」的認識能夠秉著經驗知識的專業提供一個政治家進行判斷的參考，並且，在這個經驗的認識當中，它也能提供對於某項行動以及它的後果的說明，以促成它對相關責任的有所意識。因此，關於行動的寄託就不會在科學家身上。

2. Habermas 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

批判理論認為「價值中立」承認了專業分工使得關注於歷史走向與進展的實踐無法出現，因此它提出了公共領域來突破專業領域各自獨立的情形，而公共領域提供了主體個人與普遍的社會情境有辯證的關係，它能夠進行認識上的討論並且也是決定（斷）上的討論。

3. 批判的理性主義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

批判的理性主義認為唯有「價值中立」解除了將事實與規範混淆起來的一元論，形成了開放社會，才能以理性批判完成理性的決定。他僅僅承認持續的理性的批判能夠破除行動落入獨斷論的危險，因為對批判的理性主義而言，僅僅只有「批判」才表現了理性自身。

以上關於各種概念、對學術的定位以及知識與行動的關聯上的討論能夠看出 Weber、批判理論、批判的理性主義因為自身的理論立場讓他們對「價值中立」開展出的不同的關注以及視界，而形成了不同的意涵。

陸 結論

如前所討論的，我的論文除了承襲以往將「價值中立」的討論集中在 Weber 之上，還對延續了「價值中立」作為題目之一的實證主義論戰去做了了解。於是，在我的論文之中能夠看到三種學術立場對「價值中立」的表述，並且由此去看出這三種立場對於所謂的「知識」能夠對它賦予如何的期望，以及它可能的限度，從中也看出了在不同的歷史脈絡以及不同的學術界情境讓他們對「價值中立」產生了不同的態度，也就是試圖去將不同學術立場對「價值中立」有著如何不同的論述一同進行比較，以此表現出「價值中立」因為相應著不同的時空背景，以及在其中生長出來的不同的學術立場，因此呈現出如何的歧異。

然而，在 Weber、批判理論以及批判的理性主義這三種學術立場當中，即使因為他們的理論趣向，他們對社會、世界、歷史產生了不同的認識圖像，在關於「價值中立」的概念上，卻都同樣萌生出一種關懷，即，**對於一個社會科學家而言，關於自己的研究者身分和他所身負的知識，應該如何去面對他所在的生活世界。**因此可以說，雖然在我的論文中分析了他們各自對「價值中立」的概念所側重的面向各有不同，但其實他們都朝著同樣的一個目的（知識如何與行動牽連）去尋得一個最適切的解釋與回答，而他們對「價值中立」所賦予的意義也在此。

在做完了 Weber、批判理論、批判的理性主義三個立場對「價值中立」的說明與比較之後，經常會被問到的是「對於『價值中立』有沒有多說些什麼出來？」對我來說，這是個有點難以回答的問題。由前面的章節來看可以得知，原本我便是顧及到這三者的理論建構與世界圖像的認識因為各有斬獲而無法一概論之，也就是說，對我而言無論是 Weber、批判理論或批判的理性主義當他們在關切「價值中立」這個概念（或問題）時，都是從自己的脈絡中去產生出合理合宜的解釋，因此在我前面章節的討論可以說是對「價值中立」的詮釋表現出三種類型，所以關於「有沒有多說些什麼？」的問題，我便不知道能如何回答。

不過，仔細想想，似乎還是有「多說些什麼出來」的樣子，或者應該說有「更強調某些東西出來」。

在 Weber 那裡，他提出「價值中立」的用意是爲了要區隔出專業的經驗科學的範圍，「價值中立」涉及的是知識與行動的問題。而在實證主義論戰中承襲著對「價值中立」概念進行檢討的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他們也將焦點放在知識與行動如何連結的問題上。也就是，無論如何「價值中立」的意思都是在面對知識與行動如何區隔各自領域並且如何形成關連。實證主義論戰中的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所形成的討論，對於 Weber 在這個概念中想要堅持經驗科學的自主與獨立性已經不再去強調，反而他們更加突顯的是關於「理性」的這個部分，更確切的是關於「行動如何能理性？」的問題，所以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都批評了決斷論（Decisionism），因爲決斷論容許，甚至認爲理當如此的將屬於價值判斷領域的行動、決定（斷）與「理性」切斷關聯。這對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而言是無法接受的、是誤解並誤用了「價值中立」的情形。所以在實證主義論戰中檢討「價值中立」，幾乎都聚焦在「行動」上，也就是他們都積極去談的關於「實踐」的部分。對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來說，檢討「價值中立」概念是爲了讓知識與行動的問題變得更加迫切，更清楚知識與行動的連結性而非知識與行動此後無關。

因此，在 Weber 那裡關於「價值判斷」領域提及的各種價值觀無法抵銷的對抗與對立以及基於價值判斷所下的決定與作出的行動必須清楚意識到其所背負的責任，在批判理論與批判的理性主義那裡討論的更多的是爲了這個「責任」，爲了使行動主體能夠更加有效的承擔責任，因此理性行動就變得相當重要。從這個部分來看，或許就能說他們對「價值中立」多說了些什麼。

對我來說，「價值中立」代表的是自明與自制，即，除了 Weber 所說的有「知識上的誠實」之外，也必須清楚明白限制、分際、責任等等條件。因此，對於一個學者或研究者是否秉持「價值中立」，或許就對應到他的專業和人格。

參考書目

英文

Adorno, Theodor/ Adorno, Theodor ed.: Introduc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Adorno, Theodor/ Adorno, Theodor ed.: Sociolog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Adorno, Theodor/ Adorno, Theodor ed.: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Albert Hans/ Adorno, Theodor ed.: The Myth of Total Reas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Albert Hans/ Adorno, Theodor ed.: Behind Positivism's Back?.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Albert Hans/ Adorno, Theodor ed.: A Short Surprised Postscript to A Long Introduc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Frisby, David/ Adorno, Theodor ed.: Introduction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Habermas, Jürgen/ Adorno, Theodor ed.: Analytical Theory of Science and Dialectics.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Habermas, Jürgen/ Adorno, Theodor ed.: A Positivistically Bisected Rationalism.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McCarthy, George E.: Objectivity and the Silence of Reason: Weber, Habermas, and the methodological disputes in German sociology. H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1.

Oakes, Guy: Value Theory and Foundations of Cultural Sciences. Remarks on Rickert. In: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Ethics, and Economics in the Newer Historical School: From Max Weber and Rickert to Sombart and Rothacker. Heidelberg: Springer 1997.

Popper, Karl R./ Adorno, Theodor ed.: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opper, Karl R./ Adorno, Theodor ed.: Reason or Revolution?. In: 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1976.

Proctor, Robert N.: Value-Free Sc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Turner, Stephen P., Factor, Regis A.: Max Weber and the dispute over reason and value: A study in philosophy, ethics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中文／譯著

Carnap, Rudolf 著／馮耀明譯：卡納普與邏輯經驗論。台北：環宇，1971。

Habermas, Jürgen 著／黃瑞祺譯：論社會科學的邏輯。台北：結構群，1991。

Habermas, Jürgen 著／郭官義，李黎譯：理論與實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Horkheimer, Max 著／黃瑞祺譯：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收錄於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出版，1986。

Horkheimer, Max 著／黃瑞祺譯：知識與人類興趣：一個概觀，收錄於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出版，1986。

- Neurath, Otto 著／楊富斌譯：社會科學基礎。北京：華夏出版，2000。
- Persico, Joseph E.著／劉巍等譯：紐倫堡大審，台北：麥田出版，1996。
- Popper, Karl 著／查汝強、邱仁宗譯：科學發現的邏輯。北京：新華書店，1986。
- Rickert, Henrich 著／涂紀亮譯：文化科學和自然科學。台北：谷風，1987。
- Schluchter, Wolfgang 著／錢永祥、顧忠華譯：價值中立與責任倫理—韋伯論學術與政治的關係，收錄於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台北：遠流出版，1991。
- Schweppenhäuser, Gerhard 著／魯路譯：阿多諾。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 Weber, Max 著／甘陽編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收錄於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韋伯文選第一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1997。
- Weber, Max 著／韓水法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央編譯，1998。
- Weber, Max 著／韓水法譯：社會科學認識和社會政策認識中的「客觀性」，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中央編譯，1998。
- Weber, Max 著／楊富斌譯：社會學的基本術語，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華夏出版，1998。
- Weber, Max 著／楊富斌譯：社會科學和社會政策中的客觀性，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華夏出版，1998。
- Weber, Max 著／楊富斌譯：以科學為業，收錄於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華夏出版，1998。
- Weber, Max 著／馮克利譯：以學術為業，收錄於學術與政治：韋伯的兩篇演說。北京：三聯書店，2005。
- Weber, Max 著／錢永祥、顧忠華譯：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I）。台北：遠流

出版，1991。

Weber, Max 著／孫傳釗譯：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中立」的意義韋伯論大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台灣哲學學會主編：科學哲學與科學史。台北市：桂冠，2000。

林端：韋伯的倫理研究：兼論其二元對立的理想型研究方法，收錄於社會理論學報。2003：06。

高宜揚：德國哲學通史（第二卷）。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7。

洪謙：邏輯經驗主義概述，收錄於邏輯經驗主義論文集。台北：遠流，1990。

小河原誠著／畢小輝、徐玉華譯：波普——批判理性主義。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翟本瑞, 張維安, 陳介玄合著：社會實體與方法——韋伯社會學方法論。台北市：巨流出版，1989。

張旺山：批判的決斷論：韋伯的「生活經營」的哲學，收錄於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008：26。

陳榮灼等編譯：理性化的辯證——哈伯馬斯訪問錄，收錄於當代社會政治理論對話錄。台北：巨流出版，1986。

陳榮灼等編譯：理性與開放社會——卡爾·巴柏訪問錄，收錄於當代社會政治理論對話錄。台北：巨流出版，1986。

上山安敏著／孫傳釗譯：關於《韋伯論大學》一代解說，收錄於韋伯論大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汪行福：哈伯馬斯早期政治哲學，收錄於通向話語民主之路：與哈貝馬斯對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苑舉正：邏輯實證論中的實在論發展，收錄於台灣哲學研究，1999：03。